



呂刑第廿七上 周書六 尙書今古文注疏卷廿七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注 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又說命曰甫刑鄭康

成曰周穆王以甫侯為相 **疏** 史公呂作甫者禮記引此

詩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獄之

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俱以呂

為甫惟墨子引呂刑韋昭注周語云謂周穆王之相甫

侯所作呂刑也則自漢魏已前書文俱作呂刑書疏云

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
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
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其呂之所在
則齊太公世家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郊云言
於王者見下呂命王疏鄭注見史記集解書
疏云引書說謂書緯刑德放篇有此言也

惟呂命者呂侯作曰正篇以命四
方司政典獄有邦有土者也其首曰
惟呂命既乃曰王曰猶周公曰王曰
曰例也惟呂侯命曰吾王高國百年
二說及旌矣而不敢自息猶大度作
刑以詰四方其意又四方如此呂侯
善則稱君詞也下皆述王之語至
未受王嘉加師血于茲刑九字
復曰正呂侯之詞言凡安王民者
皆未王王訓而已原曰呂侯命穆王
訓夏賈賈刑作子刑言呂侯命
人以穆王欲訓諸夏作賈刑
故呂侯作是書有

惟呂命王注史遷作甫侯言于王鄭康成曰呂侯受王

命入為三公疏史公以命王為言于王者鄭注緇衣云

上屬也鄭注見書疏云呂侯入為三公者史記集解又

引鄭注云為相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

公鄭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是呂侯于六卿為

司寇于三公為司空公也以諸侯而為王朝之卿故言

入為三公是輔相之臣享國百年注老荒注老一作眊疏

故引書說呂侯為相也享國百年者論衡氣壽篇云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

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歲矣此今文說也周本紀云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是

百年兼數未即位之年古文說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俱從生年數

之不知王充說何據老者曲禮曰九十曰老注云老悖

忘也似非也老是九十之名猶百年日期頤不必引春

秋傳謂老將知老又及之荒者詩傳云治也言老而治

說文曰眊目少精也曰眊老也
老字以此漢書武帝紀京夫老眊
孫賓分鯨獨師古曰眊古眊字平曰
眊老稱也平帝紀及眊悼之人師
古曰平曰眊七年曰眊眊者老稱
言其昏暗也鄭注樂記兩引書
曰王旂荒

刑以詰四方注大傳度作鮮度馬融曰度法度也刑一

作詳刑詰一作誥疏大傳度作鮮度者釋詁云鮮善也

時善也則今文鮮度度時俱言度善也或以度時為相

王之詞呂侯告王言王享國日久老而治事當度善作

刑以謹四方也刑作詳刑者周禮大司寇引有詳字疏

云謂周穆王年老老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

以詰謹四方案以荒為荒忽亦似非也詰作誥今文尚

書也馬注見釋文云度法度者說文云度法制也詰者
周禮太宰職云刑典以詰邦國注以詰為禁大司寇云
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注以詰為謹俱引此經以證又布
憲職云憲邦國之刑禁以詰四方注云詰謹也使四方

謹行之則此詰四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
方鄭義與之同也

于平民罔不寇賊注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

鄭康成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為此者九

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疏蚩尤者周書嘗麥解云昔天

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阿九

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用

名之曰絕轡之野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

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莫能伐又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

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大戴禮

用兵篇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案孔子三朝記以蚩

尤為庶人者蓋上古或諸侯相侵伐惟蚩尤以庶人作

亂犯上史記正義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

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

廣正廷編也小正廷散也

焦循云線即多方四聲之聲也

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云云夫云兄弟八
十一人必非天子諸侯是庶人之作亂者始于蚩尤民
效之以為寇盜故云延及平民延者釋詁云引也平者
詩箋云齊等也則平民謂齊民也然則史記集解引應
劭曰蚩尤古天子傳記或言諸侯或言霸天下皆由庶
人僭位言之孔子說不誤也馬注見釋文云蚩尤九黎
君名者高誘注國策同韋昭注楚語云九黎黎氏九人
書疏引韋注下云蚩尤之徒也是後民之效蚩尤為亂
者鄭注見書疏云霸天下蓋言其竊霸號也云學蚩尤
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據楚語及少皞之衰也
九黎亂德而言也然則九黎九人亦訓鴟義姦究注馬融

曰鴟輕也鄭康成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

鴟一作消究一作軌疏鴟義舊解均失之王氏念孫曰

義者傾衰反側也說文云俄行頃也詩箋云俄頃貌廣
雅釋詁云俄衰也古者俄義同聲或訓義為仁義字非

書疏十七

三

矯詐也漢書度禮也方三
古今文皆作攬奪字衛包所
改說詳攬異 矯當以周禮司刑
注作矯矯字衛包改詳攬異

也姦宄見堯典疏馬注見釋文云鴟輕者廣雅釋詁云
蚩輕也鴟與蚩聲相近鄭注見書疏云狀如鴟梟者御
覽引馬融周禮注云鴟鴞惡聲之鳥也王逸注楚詞云
鴟梟惡鳥廣雅釋鳥云鴟鴞怪鳥也云鈔掠良善者鄭
以善訓義也潛夫論述赦篇云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
大亂之後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罔不寇賊消
義姦宄奪攘是說此經之義或今文鴟義為消義廣雅
釋詁云消滅也則消義姦軌或為滅義善而干軌法也
宄周禮司刑疏引作軌或鄭本如此既訓鴟義
為鈔掠良善則鄭于姦軌亦為干犯軌法也 奪攘矯
虔注鄭康成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
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奪一作斂矯一作
橋疏奪攘見前疏矯虔者漢書注孟康曰虔固也橋稱
為矯強取為虔一切經音義十二云橋擅也假詐也案
擅也出說文方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

謂賊為虔杜注左傳云虔劉皆殺也鄭注見周禮司刑
疏云有因而盜曰攘者釋詁云攘因也云矯虔謂撓擾
者矯與撓聲相近引春秋傳者成十二年傳文奪說
文作斂云彊取也引周書此文矯周禮司刑注作橋 苗
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注**鄭
康成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
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
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為
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
在朝舜臣堯又寂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
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

言未見仁道弗一作匪一作否靈一作命一作練虐一

作殺疏縑衣引甫刑弗作匪靈作命注云匪非也命謂

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

是為法案詩箋云靈善也與令通義弗用靈當是弗用

善以治姦民即下文云報虐以威也墨子尚同中篇云

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

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

書呂刑道之日苗民否用練折以刑惟作五殺之刑日

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五殺靈字

縑衣作命墨子作練聲俱相近制折匪否不亦聲相近

虐殺義相同也鄭義具縑衣注不復釋之鄭注見書疏

云苗民謂九黎之君者謂當顓頊之時三苗之先世九

黎之君也云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棄善道者楚語

云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是也云有苗九黎之後者楚

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注云三苗九黎之後者高

辛氏衰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云顓頊代少

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者楚語云顓頊受之是代少昊

也下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是分流其子孫也云高辛

氏衰又復九黎之君堯典又誅之者楚語注亦云堯典

而誅之云堯末又在朝舜承堯又歟之者堯典云竄三

苗于三危是也云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

者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注云舜征三苗而死因留葬

焉墨子兼愛篇引禹誓曰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

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此禹誅有苗之證也云民者

故著爰始淫為劓刑

夏侯等書劓刑劓刺為鬻

宮劓割頭庶黔鄭康成作劓劓日劓斷耳劓截鼻椽謂

椽破陰黔謂羈黔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

刻異于臯陶之為

疏劓刑椽黔夏侯等書為臆宮劓割

頭庶黔見書堯典疏劓刑者說文

臆宮今文

尚書劓頭

古文無之案

周書如左氏傳增淫之注劓刑椽

鄭注此說作劓刑劓割劓刺

四刑是許鄭

疏引鄭康成表曰皋陶改職為臬
三事皆正刑對文則臬與言皆通說文
臬事則法亦釋結云臬也臬記周本紀
改職為臬則臬與言皆通說文
本古古文作則以周法言之也臬與言
核之云云則臬與言皆通說文
無不曰臬與言皆通說文
也古文曰臬與言皆通說文
曰則臬與言皆通說文
文與言皆通說文
古文則臬與言皆通說文
大碑則臬與言皆通說文
完體與言皆通說文
臬與言皆通說文

周云差若周禮保氏注九數差分之
差同差有辭若周禮注鄭司農展
云不得乞鞠也鄭展曰漢律有故乞鞠
司馬貞案不晉令云獄結竟乞鞠
罪狀因若梅枉欲乞鞠有許引之也

云刺刑鼻也重文作刺則斷耳也極者詩名旻云昏極
靡其箋云極極毀陰也黥者說文云墨刑在面也重文
作刺四者并大辟為五刑也極即斲假借字說文云斲
去陰之刑也引周書則刺斲斲案五刑本有則無則則
則刺字之誤也夏侯等書是今文以贖當則宮當極割
頭即大辟庶鯨之庶未詳案庶煮也鄭注周禮敘官庶
氏云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
室之墨須煮故云庶刺也鄭注見詩正月疏以刺則為
則刺者疑說文之別刺云大為此四刑者釋詁云淫大
也云其特刻深異于臬陶之為者唐虞象刑臬陶明之
如周禮所云加明刑非必刑之也苗
民深文苛刻實用之是異于古制
越茲麗刑并制罔
差有辭注鄭康成曰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
并制其無罪者疏越與粵同釋詁云于也茲此也麗者
以八辟麗邦灋又鄉士云各麗其灋以議獄訟鄭注皆
云麗附也辭者說文云訟也言于此附于刑并制作五

所傳皆四
事顧子明
云古文經是
倒句法順
讀當云爰
始注為臬
則斲刺殺
殺而三皆
五案如顧
說今文則
頭為贅矣

東商作正疑正之說

混正作限說文混也也鄭注
周官大司樂云中猶中也于與也

虐之法無有差減亦無罪狀讞其可輕可緩刻深之至
鄭注見詩正月疏云麗施者鄭注士喪禮同文亦見廣
雅釋
民與胥漸注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
用刑而民與犯漸

論篇云上幽險則下漸詐矣王氏引之云楊氏注漸為
進又為浸皆非也盤庚中云暫遇姦宄暫讀曰漸漸詐
欺也莊子胠篋篇云知詐漸毒此云民與胥漸言小民
方與相為詐漸故下文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大傳說
見唐傳云犯漸者亦
言與詐以犯上也
混混混混一作洏洏戮一作倬方一作斲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注混混一作洏洏戮一作倬方一作斲
小宗伯注杜子春讀洏為混周書祭公解云汝無混混

芬芬孔晁云混芬亂也紛與芬通王充論衡寒温篇云

說文報當罪人也史記張釋之傳廷尉奏
當一人犯罪當罰金李隱曰佳書云當
謂處其罪也

下謂下世也 莊先生云君帝對上帝
而言此謂顯項下謂帝舜于周洛空稱
帝也以東晉古文

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洶洶紛紛亡秦
之路赤衣比肩作洶洶蓋今文尚書也王氏多用今文
覆者詩傳云反也鄭注王制云敗也方與旁通說文云
溥也監者釋詁云視也德者說文云升也腥當為勝說
文云勝犬膏臭也論衡變動篇云甫刑曰庶僂旁告無
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案
言蚩尤時民多昏亂以敗詛祝盟誓用其虐威使眾被
戮之民溥告無罪于上天天帝視民無有馨香升聞惟
腥蕞爾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
注 戮一作
僂以一作**用邊絕苗民無世在下**
疏 皇者釋詁云君也
此皇帝鄭以為顯
項也論衡譴告篇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
用惡報惡亂莫甚焉蓋言民罔不寇賊民興胥漸既已
惡矣苗民用威報之也戮作僂以作用蓋今文邊者一
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云遮也言顯項哀憐眾民被戮
之無罪疾苗民之以暴易暴因遮
絕竄逐之無令嗣世在下土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世曰從生于子所引移置此
于下

尔正釋言楚辭也古人本作害

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注** 墨翟
書引羣后之逮在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
威之上逮作肆棐作不無蓋作不蓋 **疏** 重黎顯項時司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
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皞之
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
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
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
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顯項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
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
天地而別其分土也釋詁云降下也格陞也逮者釋言
云過也謂過訟周禮禁殺戮掌過訟者以告而誅之法
鄭司農云過訟者過止獄訟者也明明者釋訓云察也

書疏十七

七

清精之假字精擇也

書疏十七
裴者釋詁云備也蓋者高誘注淮南子云蔽也言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使神民不同位上下分絕以禮烝享而通之祭則受福無有升降雜糅于羣后之過訟在下者能明揚明哲之人以輔天常使鰥寡無壅蔽之情也墨子說見尚賢中篇文具後疏逮作肆者說文云肆極陳也裴常作不常者言非常明察無蓋作不蓋義同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馬融曰清問清訊也鄭康成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下民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皇帝一作帝于一作有疏皇帝今文以為堯則皇者釋詁云君也魏志鍾繇傳繇上疏引此經說之云此言堯

說文心部恤高也收也且恤有二說此經恤字當訓為收命編修說

殷正也

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清者鄭注玉藻云明察於事也荀子楊倞注云明審也鄭說見書疏與鍾繇說同者今文義也趙岐注孟子引甫刑皇帝作帝云謂帝為天云天不能問民此今文歐陽夏侯異說也于苗墨子作有苗古文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注惟一作維畏一作威疏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孰能知此乎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案得人謂下文三后惟作維見墨子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禮折民惟刑注大傳說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馬融曰折智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注命一作名折一作哲一作制惟

書疏十七止

八

一作維殷一作假疏墨子尚賢中篇云先王之書呂刑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故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後漢書楊賜傳賜曰三后成功維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注云吝恥也殷盛也引此云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釋詁云后君也恤憂也功者詩傳云事也折與制聲相近陶潛四入目引折亦作制農者廣雅釋詁云勉也殖者文選藉田賦注引倉頡篇云種也嘉穀者謂稷今之小米也漢書本紀云嘉穀元稷言堯之得人乃命三君憂民之事伯夷先降下典禮使民明習而止其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釋水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稷下布種勉民種禾大戴五帝德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管子大匡云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皆以農為勉也三后成功惟民享其盛矣

元王與書實奉傳引大傳曰古者導民以禮防淫以刑三正以省也今皇為非不導以禮而強以刑三是以致也故書曰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詩有禮然後有刑也鄭氏注云哲當作折

舉伯夷不舉臯陶者漢書刑法志云書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大傳說引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云云與刑法志義同馬注見釋文云馬鄭皆音慈智也者見釋文刑法志亦作慈注師古曰慈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墨子殷作假者正也言三后正民以成功也命作名者史記張耳傳亡命索隱引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士制名也是名亦命也折制聲相近墨子所用蓋古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注士一作爰中一作衷疏臯陶作士言三后成功而後士師制止百姓于刑之中也後漢書梁統傳統曰經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王氏鳴盛云此經無臯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臯陶偽孔以此篇言刑事而臯陶不見遂妄改爰為士以就其說也案士但舉刑官亦不必指臯陶

幸字法也非誦讀為非也

或曰富通副言治獄非盡于威惟刑之輕重副其人之自半乃為言其盛也王引之說与此同

也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棊彝疏祇者釋詁云

釋訓云美也灼者廣雅釋訓云灼灼明也率與吹同語

詞也釋詁云乂治也棊備也彝常也言刑得中則民服

教而敬德堯有穆穆之美在上三后明明之察在下灼

見于四方無不思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正聿治于

民以輔注罔有上一有而字疏典即數省說文云主也訖者釋

神不富傳云富福也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言主獄不

當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即下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也表記云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多而字注云

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

于身也案擇為釋假借字說文云釋敗也孝經云口無

擇言身無擇行法言吾子篇云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

配高杜下作配杜下猶言天五厥配受命也

淫擇則亂淫則僻是擇與淫對下文云邪多惟克天德

是也則此言敬忌而無有敗言出于身也自作元命注鄭康成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配享在下

疏克者說文云肩也天德謂五常之德元者易文言云

善之長也命者自虎通壽命篇云人之壽也天命已

使生者也配謂配天享謂享其祿言惟能肩任天德自

作善命則配天命而享天祿于下矣鄭注見書疏以元

為大者易曰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是也云大命

謂延期長久者洪範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一曰壽五日

考終命也

王引之曰格讀為極也
自聖明篇曰用能承天
極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保右命
之尊大之則曰極命耳

尉讀為左比謂似于尉民之尉
之言平也聽獄必得其平與
之未名治獄官曰廷尉取于
古與

罰乃絕厥世疏

懲者鄭注表記云謂創艾蠲者詩傳云
潔也周語云明神不蠲注同咎者鄭注

大傳云極也極即誅也言汝今何所懲戒惟是苗民不

審察于獄之施不擇善人察于五刑之適中惟是衆恃

威奪貨之人任之使斷制五刑亂罰無罪天帝不潔之

下誅有苗苗民無辭以解于天罰乃絕其世嗣也鄭注

見書疏云下禍誅之者降下釋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

詰文極與極通釋言云誅也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注鄭康

成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疏王呼親戚長幼使聽我

孫行甚多故下文亦呼嗣孫此云幼子童孫也格者方

言云正也正命謂不夭折鄭注見書疏云格登者釋詰

格登陞也格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注日

登轉相注

一作日疏詩傳云由用也慰安也勤者釋詰云勞也或

者詩箋云或之言有也言今汝無不用安以

齊曰也

謂勞汝無有戒其不勞者言貪逸以失時故下文曰俾

我一日也日字釋文人實反音日或說慰者說文云恚

怒也今汝治獄無不用恚怒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注馬

為勤無哀敬折獄之心也

融俾作矜曰齊中也矜哀也于一作乎俾一作假疏後

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

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呂之推移陰陽

為其變度呂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

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微也注云我君也天意欲整齊

乎人必假于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者義亦通案

楊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則今文于作乎俾

作假也馬注見釋文云齊中者釋言文俾作矜訓非終

為哀者謂人受天地之中天必矜哀其一日之命非終

惟終在人疏日終謂考終命也言天同此視人其使有一

敬刑成德則邀天之眷而永年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

也上文云庶有格命此終其說

書疏十七下

雖皇百當以傳說三德三
后之德也

惟與也

管子云政依備國有非不獨
及注及皆與也 俞言及乃服
字之誤服及段段有或或作及及
形相似故致誤百服即堯典五服
篇上服下服之服史記作宜者今天
服宜事也服與宜同訓故經文作服
史記作宜百 或言罪非之造為所
累白及秦漢謂之度其非同
也釋者則勿連可也 類注漢書建武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疏逆者

云迎也奉者說文云承也三德者洪範之正直剛克柔

克也言汝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戒雖可畏勿

畏之雖可休勿休之惟敬慎五刑之中以成此三德之

美漢書宣帝詔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或以

也外戚傳引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或以

祇事不怠為經文非也偽傳以休為美亦非王氏引之

以休為喜云與畏正相反引周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

語云為晉休感韋注云休喜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

寧惟永疏一人天子也慶者詩傳云善也兆者鄭注內

日兆民賴者漢書高帝紀注晉灼曰利也寧者釋詁王

云靜也言天子有善兆民享其利寧靜可致久長也

日吁注馬融作于日於也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注鄭

康成作詳日審察之也邦一作國詳一作訟在今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注史遷度作居及

作宜馬融曰度造謀也爾一作而非一作不何擇非人

上一有女字疏有國者畿外諸侯有土者畿內有采地

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

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

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于作於者於說

文同鳥歎詞爾作而者鄭注聘禮云而猶女也而與爾

通何擇言人言當為吉字何度非及言及前王此墨子

用古文書說也潛夫論本政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將致

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

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

機在明選而已矣史公作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

居非其宜乎古宅通度義又為居見上疏及作宜者言

何所處之非其義乎亦與墨子法前王之說相近馬注

見釋文以吁作于說為於者與墨子同云度造謀者釋

書疏下

三

造作遭見史記集解引徐廣說

此問核也字信也世謂也字師也
情非故曰五刑不問罪與否
之五刑之中有不移也服也
集注五刑之五刑也
有不信也五過則故之夫

周云內讀為納路溫舒尚德程刊書
鐵鍊而內之也此言聖士所
上獄段于官者其高明也反者不
衷而矯枉過正也內者言詢行也皆
甚且行也來者謂非文詢也且而請
託于其間也來者字異訓同
杜杜先生云史公所引蓋約其義言
之五過之疵有此五者必問實乃
罪之否則故之故又曰其過

詰云度謀也言何謀不可及人鄭注見後漢書劉愷傳
以祥為詳云審察之者說文云詳審議也周禮太宰注
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疏俱云詳審後漢書孝明帝
紀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俱同鄭作詳也墨子作訟
者或詳之誤段氏玉裁云
訟公古通用謂公刑也
兩造具備注造一作遭師聽

五辭疏兩造者周禮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注云
禮刑官之屬士師下大夫四人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
之事者聽者鄭注小宗伯云平治也五辭即五聽也周
禮小司寇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
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注云觀其出言不直
則煩觀其顏色不直則赅然觀其氣息不直則
喘觀其聽聆不直則惑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五辭簡

孚注史遷孚作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
不服正于五過疏簡者王制云無簡不聽注云簡誠也
孚者釋詁云信也正者鄭注周禮云

治也服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從也不簡謂所犯非方
其誠無惡意也罰者罰鍰罰之不從則是聽獄者之過
也故下文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注史遷
究其疵

惟官已下十字作惟官惟內馬融來作求曰求有求請
賅也其罪惟鈞注史遷說為閔實其罪惟鈞其過馬融
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疏疵者釋詁云病
反者孟子云惡聲至必反之謂報恩怨內謂從中制貨
謂行賄賂來謂謁請惠氏棟云漢律有受賕之條即此
經惟貨也有聽請即此經惟求也案作惟來亦通史公
作官獄內獄者舉其重也官獄謂貴官之獄內獄謂中
貴之獄或畏高明或投鼠忌器也閔實其罪惟鈞其過
者罪實則過與犯者等虛則赦之馬注見釋文云請賅
者說文云以財物枉法相謝也案上文有貨此又云求
蓋貨為勒索貨賄賅則以財干請也馬注又見史記集

書疏廿七下

莊先生云言五過不犯此五者則所謂刑疑罰疑也鄭注以為過不赦非是

解云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者謂枉法故出入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注鄭康成曰不言五過

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

過疏審者釋詁云察審也轉相訓克與核聲相近漢書

或今文克作核也核又通覈說文云覈實也考事兩笮

邀遮其辭得實曰覈王制云疑獄汜與眾其之眾疑赦

之鄭注見書疏引禮記者王制文執禁齊眾謂有其審

司所以禁民為非五過之疵枉法亂政不可赦之其審

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注史遷孚作信貌作訊貌一

作緇疏簡孚有眾者即王制所云疑獄汜與眾其也言

訊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

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蓋欲其誠信有眾必用三訊

嚴畏也

王曰閱讀為用說極枯之說守貝詞也說者解經也上言曰赦下言說其義一也百錢既納則釋其罪經言我較然其甚明正義乃曰檢閱核密則其所犯之罪非也以此赦罪言之與上言其當克之異其義

之法與官民共治之也稽者鄭注周禮云考合也史公貌作訊者詩傳云訊問也貌為治與訊義通說文作緇云旄絲也周書云惟緇有稽說文編字以類相從緇次細字緇字後則為細微必加考察之義蓋孔壁古文是經文之貌或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注史遷聽作疑具作藐省文也無簡不聽與王制文同鄭注云簡誠也有其意而**共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具嚴天威言俱當嚴敬天威也史公聽作疑者言無誠則非疑獄也亦不可輕出人罪當具嚴敬天威也具作共者釋詁云其具也**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注**史遷墨作黥鍰作率大傳說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而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

為大半兩是緩有六兩大半兩也鄭注見釋文云鄭及爾雅同鄭注大傳云死罪出鐵三百七十五斤亦即六兩之說釋文云爾雅謂小爾雅也案緩今文作率或作選或作餼史記周本紀作率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有金選之品書大傳云一饌六兩今大傳作饌也誤

剗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注史遷惟倍作倍灑

大傳說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

剗
疏惟倍據下文馬注云倍二百為四百緩則此倍百為二百兩也史公作倍灑者灑與差聲相近謂倍之有差也集解引徐廣曰灑一作蕝五倍曰荆辟疑赦蕝蓋引趙注孟子之文實非也大傳說同上

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注史遷荆作臙大傳說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緩也差

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二十三三分之一也荆

一作**跣**
疏荆者釋詁云別也荆當作跣說文云跣也跣

與漢刑法志及大傳同蓋今文公羊襄二十九年傳疏引鄭駁異義云臙陶改臙為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為別刑咎絲改臙作跣至周改荆為別書傳云臙者舉本名案臙者說文云臙也周改臙為別書傳云臙者舉本名別蓋斷足趾漢書刑法志注孟康曰別左右趾是也同使不能行而刑輕于臙戰國時用刑深刻左傳晏子云踊貴履賤是傷足趾也史記孫子傳云以法刑斷其兩足太史公自序云孫子臙脚又復用苗民之刑也則今文稱臙實即古文之刑也王氏鳴盛云荆既起臙陶則肉刑虞已有非也刑起于三王時唐虞有臙名以非履象之而已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亦準令臙罪至殷時始實用之故漢董仲舒對策云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玉篇跣引書曰跣罰疑赦則唐已前本

作跣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倍差倍二百為四百緩又加
云云者史記正義云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
三十緩二兩也案于倍
之外又加太半倍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緩閱實其

罪注大傳說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六一作五**疏**者宮

周禮司刑注云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漢書鼂
錯傳錯對策云除去陰刑注張晏曰宮刑也大傳說見
上云男女不以義處後世謂之為姦也史記
正義本一作五百緩集解引徐廣云一作六

大辟疑赦其罰千緩閱實其罪**注**大傳說降畔賊劫略奪攘矯虔

者其刑死又說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二千饌**疏**大辟

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是即大傳之死
刑也大傳說見上又云夏后不殺不刑死罪二千饌者
下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鄭注
云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此鄭從

今文**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注**刑一作

型**疏**周禮司刑職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

五二有增損條目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蓋據周律
言之江氏聲云墨則倍于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
差之輕于周禮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案罪之條目必
有定數者恐後世妄加之故律所無輒比附以定罪今
例猶云比照某律也律則古今不易例則繁輒刪除之
今令甲猶然刑作型者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疏**上下者

見隸釋引三體石經
之適輕適重也此者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
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周禮大司寇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
比也疏云邦成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

漢書刑志云漢時律官凡三百九十九
大辟四百九條六百七十一事死罪共六百七十一
三百四十五事或謂詔亦言大辟之刑子有
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三戶則漢
書刑律周禮為多矣又言刑惟
所以正清原之論謂定律官實繁三百
章以應大辟及傷人與盜更及賊枉
法男女之罪皆指及刑為三千章說
數文致微細亦未心除如此則刑可
畏而法易避陳龍言今律令六百
百十刑罪六百九十八條罪以下二千百
一十二道于刑者九百九十九道合三
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百
使大辟二百而刑罪贖罪三千百計
為三千光刑除其餘並罪言罪者
按律官益于刑者除之可知修律
應經文煩從簡古大有行者
矣

朱彬云此下文勿用不行相對借過
也差也亂辭則紛雜理之辭者
兩造互相致詰各執一辭而結
紛致是非易清惟聽訟者心
無差忒則無實者不得盡其
辭推而行四訓亦無不行之意

案此法當訓為合廣正釋
註云法合也

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僭者詩傳云差也辭
者說文云訟也漢書路温舒傳温舒上書曰囚人不勝
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
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為市所
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差亂囚辭及決獄
之辭也言上下之罪律有成事及條目所無比附而行
及決獄之辭勿有差亂以外囚之訟辭勿用不行惟察惟
法疏曰王者三百一蠲法已蠲罰又行之則刑罰不
信民無所措手足惟察惟法謂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
惟以明察惟用今時之法也

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注適俱作挾疏適者

云過也過謂罪過服與良通說文云治也權者公羊桓
十一年傳云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言當服上刑者其
過輕當以下刑治之刑過重以上刑治之下服減等
也上服加等也輕重諸罰有權宜也後漢書劉般傳劉

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之云如今使臧吏
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注

云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
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

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書疏云劉君以上
刑適輕下刑適重皆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重者若今

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
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若二者俱是賊罪罪從重科

輕贖亦備是為輕并數也疏稱劉君即是劉愷蓋今文說也
盛云不知是焯是炫蓋偶有不照耳劉愷蓋今文說也

刑罰世輕世重注世一作時疏世輕謂平世世重謂亂

云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
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注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

國用輕法者謂其民未習于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
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
其化惡伐滅之又注司刑云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
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

書流十七下

也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民化紂凶德故變夏刑從重
 穆王改就夏刑鄭意必以為輕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
 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是平國宜用中典也荀子
 正論篇云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云治
 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人易犯故輕
 又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惡之罪固當
 重亂世人迫于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
 案荀子所說就犯法者言之非此經義世作時惟齊非
 者後漢書應劭傳劭議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惟齊非
 齊有倫有要注惟一作維疏倫者鄭注學記云理也要
 也又注小宰要會云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
 會江氏聲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
 世制宜齊非齊也齊其非齊有倫理有要會荀子王制
 篇云先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是以相
 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惟
 作維者今文凡惟皆从系與思惟有別後人亂之以貧

富貴賤為非齊者斷章取義非說此經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疏懲者鄭注
 創又極與勗聲相近文選北征賦注引說文勗一曰甚
 也言罰者謂五刑之四及罰緩也罰所以懲創之非欲
 其死而人已苦于病矣言當深慎斷者不可以復續也
 王應麟藝文志考云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
 非死佞極于病或今文尚書今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
 未檢得所出書故不以為注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
 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注大傳說君子之於人也
 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
 或從其情或從其辭疏佞者孔安國注論語云口才也
 左傳云差池不齊一言折獄者口才辯給之人能使囚
 窮于辭容有辭屈而枉入刑者故非口才可以折獄惟
 善人折獄公正不偏無不得中也折獄者又當察囚辭
 之有參差不齊者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從其辭惟從

傳本亦作矜三哀也詳探異
魏受禪碑有哀矜庶獄語
即用此文字作矜不作形
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注引
尚書哀矜折獄明政刑書所據
本出正義之上

其辭不失其情故謂之爰書爰者易也易其文不易其
辭大傳云皇子獄訟皇與況通今文皇多作況見無逸
疏云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即釋非從惟從也徐幹中論
賞罰篇云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不可以重亦不
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
哀敬折獄注大傳說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寬宥老幼不肖無
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
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勉不赦有過
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
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又說子曰聽訟雖得其
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

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疏
句正其刑其罰其刑

壬云輸之段字亦正輸也
獄詞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
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詞定而人信之
其有釋文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信以
為不寬也云云輸與輸通者以經
鄭人來輸平說也又曰輸與輸通者
其說皆屬輸成者有司讞獄于上
去從而定之也讞者反其不實也有所
成而人固弗爭有所成而人亦固弗爭

矜哲獄疏敬與矜聲相近今文作矜哲即折假音字漢
亦今文注應劭曰哲知也哀矜者傷上之失教使囚罹
于罪罰也大傳說哀矜為察貧窮哀孤獨矜寬宥老幼
不肖無告洪範無虐榮獨之指也累者鄭注云延罪無
辜日累勉即勉字說文云勗也勗者甚也大傳又說雖
得其指必哀矜之即論語曾子云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雖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明啓刑書胥
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疏啟與啟通說文云
云相也占者史記平準書索隱引郭璞云自隱度也即
釋言隱占注今脫自字克當為覈假借字言當明視刑
書相與占度比附之皆庶幾合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
上備有并兩刑疏輸者廣雅釋言云寫也秦策云常以
而猶汝也備同葡說文云具也獄成而信乃輸寫汝信
于上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注云讞之言白也

書疏十七下

非天不中惟人句杜天即罰不極
何天命三字倒文大杜氏說

周官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
訟之中鄭注謂罪正所定
哲折段身折惟刑即上言折民惟
刑也朱氏說

杜先生云書言五極猶詩言五際
屬際皆會也

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規固取驚以求
利也則辜功謂取必規固以求功也
永畏惟罰注大

傳說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疏
說怒

必畏鄭注云怒責也責囚之罪必思意兼謂
思其辭思其主思重大罪求可以出之罪也
非天不中

惟人在命疏言非天之降罰不中正也惟人受
天罰不

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疏天罰者猶臯陶謨云天
天罰極者詩傳云中也令者釋詁云善也洪範云王建

其有極謂王者承天建中又云庶民于汝極馬氏注云
衆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王罰

不中則衆民無有善政在天下矣王曰嗚呼嗣孫今往

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疏言嗣孫者詔諸侯
永戒其後嗣言自

今以往何所監視非當立德哲人惟刑疏陽曰明德慎
于民之中乎庶幾免聽之哉

罰哲人維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顧雍武昌
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言當擇哲人任之以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疏疆者詩傳云竟也
猶合也辭者說文云訟也五極謂五刑之中慶者詩傳
云善也言惟此哲人于無竟之訟能審詳反復使合于
五刑之中皆中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疏釋詁云嘉善
則有善慶矣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疏也師眾也言
受王之善眾而治之當
視此哲人之詳刑也

呂刑第廿七下終

文侯之命第廿八 周書卷九 尚書今古文注疏卷廿八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加二級孫星衍撰

注史遷說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

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

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

因作晉文侯命 **疏**史公說見晉世家節載此經文孔安

國故也案十二諸侯年表晉文公五

年周襄王之二十年也歲在乙丑又周本紀云十七年

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

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本紀因晉文公納王

而終述二十年錫命之事也新序善謀篇云晉文公時

詩伐木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

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鉅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案書序平王錫晉文侯命釋文云馬無平字則書序不以文侯為仇王或是襄王也劉向所引書多今文則今文說亦以為文公重耳也馬氏不以義為文侯名亦同古說據釋文云義本亦作誼故馬氏不以為文侯仇字也

王若曰父義和**注**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鄭康成曰義讀為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義一作

誼**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以若為順者釋言文稱父者說文云父家長率教者也諸侯之長故以父稱之義

和者釋詁云和會也言以義會合諸侯馬氏不同鄭說亦以文侯為晉文公重耳也鄭注見書疏云義讀為儀

者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云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儀是也云儀仇皆訓匹者俱釋詁文釋詁

仇作述云名仇字儀者晉世家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干畝有功生少子

上猶前也下猶後也

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三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鄭以文侯為文侯仇王為平王故以義為仇之字但文侯名仇見春秋左氏桓二年傳及晉世家其字儀則未見所出也春秋左氏僖廿八年傳敘晉文公城濮之捷獻俘錫命之事曰用平禮也杜注云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則鄭說杜注所本也此蓋衛賈之義馬不從**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注**史遷克作能升作登昭一作卻敷聞在下**注**馬融

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疏**不與不通語詞詩文王云

顯光也克者釋言云能也慎者釋詁云誠也明與孟通釋詁云孟勉也昭升于上者詩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

于天傳云在土在民上也昭見也箋云其德著見于天
 敷者詩傳云布也聞者詩文王云令聞不已箋云聲聞
 言光顯之文武能誠勉其德著見于上布聞于下也史
 公克作能者釋言文升作登者典引云昭登之績匪堯
 不與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蔡邕注云尚書曰
 昭登於上為堯下為漢則今文以文武為上今時為下
 班氏訓上為堯下為漢則今文以文武為上今時為下
 如微子云底遂陳于上敗厥德于下今文書說也馬注
 見史記集解云昭明者說文昭日明也云上為天下為
 人者詩文王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云言文王升接
 于天下接人也昭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注史遷惟
 三體石經作即
惟先正
 注鄭康成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克左右
 在文王也史公惟作維者今文惟皆作維文王作文
 武者詩大明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亦
作維王作武
 疏時者釋詁云是也集者詩傳云就也詩
 文王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傳云乃新
 武王也史公惟作維者今文惟皆作維文王作文
 武者詩大明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亦

才言戎拔也江淮南楚之閒曰戎秦策
 樂羊拔中山甘茂拔宜陽是也純字當
 居下清讀放工記諸侯純九大夫純五注

昭事厥辟
 疏正者釋詁云長也釋言云尹正也左右者
 相近釋詁云劍勉也厥者釋言云其也辟者釋詁云君
 也言亦惟先世之臣能導助勉事其君也漢書谷永傳
 永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說之云未有左右正而百
 官枉者也注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案永時未有偽
 古文當用此經顏氏誤也鄭注見魏志武帝紀注云先
 正先臣者緇衣云昔吾有先正注云先正先君長也君
 長兼公卿大夫
 而言故鄭云然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注越三體石經作粵於也猷者鄭注緇衣
 云道也率者釋詁云循也從者鄭注樂
 記云順也釋詁云肆故也懷安止也懷安同意相受詩
 箋亦云懷安也言於小大謀道無不循順故先祖安在
 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
 注閔一作愍嗣一作狝造天丕愆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疏閔者詩箋云悼傷之
 言也嗣者釋詁云繼

追孝用追孝于前大人臣臣全義
鍾曰追孝先祖都追孝用追孝于
其父母皆以宗廟祭祀言也

修備也設也

觀禮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正義本作該盧字衛包所改詳
擗異

侯文人者詩傳云文德之人也言汝能繼乃光顯之祖
文侯仇汝能亟法文武以合諸侯安王室繼乃君之王
業是能追孝于前文德之人汝多修扞我于艱

作數若汝子嘉疏多者司馬法云上多前虜鄭注周禮
云戰功日多修者詩傳云長也捍者

杜預注左傳云衛也說文作數云止也引周書此文一
切經音義九云古文數戰捍扞四形今作杆同艱者

詩傳云亦難也嘉者釋詁云美也言汝戰功甚長衛我
于艱難如汝者予嘉美之扞說文作戰一切經音義引

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扞止也今說
文扞枝也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王曰父義和其歸

視爾師注爾一作余視一作眠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

鹵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注盧一作旅

疏釋詁云師衆也賚賜也說文賚引周書此文爾作余
秬鬯者說文云秬黑黍也一桴二米以釀也或作秬

也詩傳云彤弓朱弓也盧者黧省文說文云齊謂黑為
黧何休注公羊傳云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
上盧弓釋文云出司馬法荀子大略篇云天子雕弓諸

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則賜用彤弓諸侯之制兼以大
夫士盧弓備用也馬四匹者一乘也周禮夏官敘官云

圉師乘一人圉人良馬匹一人注云四馬為乘曲禮疏
引含文嘉九賜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則四日朱

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秬鬯
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伐其勞言

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則有禮賜之
納陛以安其體長于教誨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

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
執議堅疆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

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頃賜之弓矢使得
專征慈孝父母賜之秬鬯以歸祭祀是其文也王制疏

云尚書大傳云以兵屬于得專征伐者賜弓矢則尚書
形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盧弓大弓

合七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是盧弓一又作盧弓十案九賜有車馬春秋左傳廿八年襄王賜晉文公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即此云馬四匹是也三體石經視作眠盧作旅說文云眠眠貌盧作旅者假音字春秋左氏僖廿八年傳云旅弓矢于注云旅黑弓釋文云旅本或作旅陸氏誤也旅字俗从元周禮司儀職旅儋注云旅讀為鴻臚之臚是旅即盧之假借字也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注鄭康成曰

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簡一作東用成爾顯德疏能與而而與如古字俱通柔遠能也惠愛也康靜也寧安也簡大也荒者周書謚法云柔安樂怠政曰荒恤者說文云憂也收也言父其往哉安遠如近愛靜小民無荒怠貪寧大收恤汝國都以成汝顯著之德也鄭注見書疏云都國都鄙邊邑者說文云都

有先君之舊家廟曰都詩箋云城都之域曰都鄙者村注左傳云邊邑也釋名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簡三體石經作東

文侯之命第廿八終

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

首疏秦伯稱公者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

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

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會臣子得稱其君

為公也何以知諸侯稱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嗟字

當為警隸省文譁者說文謹譁轉注首者釋詁云始也

鄭注曾子問云本也史公士作士卒者以此時誓于軍

中也鄭注見書疏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者周禮小司

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古人有言

危敗殺即是國危故當為告羣臣及萬民也

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疏民者詩靈臺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冥也鄭注呂

者釋詁云樂也俾者釋詁云止也若者釋言云順也盤

知止以自順是為多樂耳然責人此無難惟受責于人

自若猶自通也是宜正也盤樂也訖安也俾從也

小介正曰若乃也云字係衛包所改說詳擇異

志當當作其慈聲之誤庶廣其慈志也華氏云義如替之甘谷之脫扁之慈也教也未蓋來字之誤言來就予教孟子曰欲有諫焉則就之

如流之順**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注**云一作員

是惟艱也逾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益也邁者釋言云行也云

者江氏聲引詩傳云旋也又引詩釋文云云本又作

員言我心之所憂日月益行如弗旋來言悔過如不及

也云一作員者書疏云員即云也則今經作云後人所

改困學記聞云周益公曰唐賦多用員來讀秦惟古之

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名必大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疏古者

云故也廣雅釋詁云始也忌者說文云憎惡也姑者詩

傳云且也言惟始之謀人則以未宥就予而憎惡之惟

近之謀人且將以為親附悔不聽故舊之言也說文有

慧云毒也周書曰來就慧慧蓋即此文未就予忌未來

書流十九

二

此舉七經孟子攷文所引古本亦作
員漢書李尋賢李尋三傳注亦
引作員廣雅曰員有也言字當
包所改詳撰異

秋左氏僖卅十二年傳諫穆公襲鄭以為勞師襲遠者
為蹇叔公羊穀梁則蹇叔與百里奚同諫秦本紀同左
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公穀史記皆云蹇叔百
里奚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為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視為百里傒子西乞術
白乙丙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云姓百里名視字孟
明百里奚之子譜又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
則此經古之謀人下文詢茲黃髮番番良士一臣皆
兼指蹇叔百里奚二人言也又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
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注史遷說為古之
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云一作員愆一作讐疏尚者
云庶幾也詢俗字當為恂釋詁云謀也黃髮者詩南山
有臺云遐不黃耇傳云黃黃髮也疏引舍人注釋詁云
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愆同讐釋詁云過也言雖則言
親今之謀人庶幾猶謀諸黃耇則無所過也史公詢作

旅陳也

王有相親有也杜預注

欲猶貪也

謀罔作無愆作過皆釋詁文漢書韋賢傳李尋傳注師
古引秦誓俱作雖則員然李尋傳注愆作讐從籀文新
序禱事篇引書曰黃髮之言則無番番良士旅力既愆
所愆北堂書抄諫諍部引作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
我尚有之疏番音近瞞說文云瞞老人髮白貌也江氏
番則無所過以番番屬于黃髮則番番為老人狀貌偽
傳以番番為勇武非也史記正義云番音婆字當作瞞
瞞白頭貌良者詩傳云善也旅即膂省文說文云呂脊
骨也或作膂廣雅釋詁云膂力也王氏念孫云膂力一
聲之轉尚者詩箋云猶也下尚不欲同義與上文尚猷
詢茲黃髮下文亦尚一人之慶三尚字不同詰也言番
番然白頭之善士旅**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仡馬融作訖曰訖訖無所省錄之貌疏仡者說文云勇
文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任仡仡之勇公羊宣六年傳
云祁彌明力士也仡然從趙盾而入何氏注云仡然壯

書流十九

三

易辭也詩信南山楚書皇之言
往也少儀注亦云皇讀如歸往之
往

勇貌俱與此經義同言壯勇之夫射御不違失我尚不
欲其如是江氏聲云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秦師
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
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
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此誓追悔成鄭之事則勇
夫即謂超乘者違者後漢書注云失也廣雅釋詁云離
也馬注見釋文云無所省錄者漢書董仲舒傳集注云
錄謂存視也蓋言其恃勇無知不能有所省察存視也
惟截截善諛言注馬融諛作偏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
也偏要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截一作諉諛一作埽
又作誤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注辭一作怠皇一作
況疏截截者說文有諉云善言也又云諛巧言也引周
注云便辨也謂佞而辨是截截善諛言為便巧辨佞之
言也說文又有芟云芟賊也引周書曰芟芟巧言蓋說

文用孔氏古文亦兼取今文故兩引之也公羊文十二
年傳作諉諉注云諉諉淺薄之貌越語范蠡曰又安知
是諉諉者乎注云諉諉巧辯之言李尋傳亦云穆公說
諉諉之言截與芟諉俱聲相近廣雅釋詁云諉諉善言
也公羊傳諛作埽注云埽猶撰也楚辭劉向九歌云諉
人諉諉注云諉諉讒言貌引尚書諉諉靖言偏釋文云
又作誤聲與芟諉亦相近靖善亦巧也易辭公羊作易
怠皇公羊作況云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注云
俾使也易怠猶輕情也易者廣雅釋言云輕也說文辭
从台籀文與怠聲相近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義之
不圖俾君子怠與公羊同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
敬德漢石經皆作兄詩桑柔倉兄填兮義作況則此言
淺薄巧言之人使君子輕忽惰廢我況多有之況蓋也
馬注見釋文云截截辭語截削省要偏要也辭約指明
者就偏字望文生義然則馬所據古文又作偏也云大
辯佞之人亦與諸儒義同此多有之及上尚有之王氏
念孫云有之謂親之也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云是昧
不有寡君也杜注云有相親有也自悔其親佞人也昧

味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注馬融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如一作若斷斷猗注斷一作韶猗一作兮無他技注

他注一作它其心休休焉注鄭康成曰休休寬容也其如

有容疏昧昧者廣雅釋訓云暗也思者公羊傳云惟一

思也能而通字而即如也江氏聲云秦本紀云以申思

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則昧昧我思者自謂

思此一介臣偽孔以此文屬上讀云我前多有之以我

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詳玩經文實不然大學引此經如

作若者釋言云若如也介釋文云字又作介大學引此

經釋文作介正義本作介介即介字別體也說文云斷

古文作韶引周書云斷斷猗無它技又曰劓亦古文廣

雅釋訓云斷斷誠也猗作兮見大學他作它見後漢書

謝弼傳注引此文大學釋文亦作它何氏注公羊云一

介猶一概斷斷猶專也他技奇巧異端也休休美大貌

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則此言如有一概臣其心專一

無他技巧其心休美寬大如有所容納也馬注見釋文

云一介耿介者楚辭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注云耿光

也介大也是耿介為光大也云端慤者端直慤愿俱見

前疏鄭注見大學釋文以休休為寬容貌者人之有技

何氏注公羊云休休美大貌大即寬容之義

若已有之人之彥聖注彥一作盤其心好之疏彥者釋

士為彥詩疏引舍人注云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

大學注云彥一作盤盤大也聖者洪範云睿作聖

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注是一作寔以保我子孫疏

不啻不但也見前無逸疏鄭注大學云若已有不啻口

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是大學作寔釋詁云寔是也保

者釋詁云安也言人之有技藝如已有之人之有美譽

通明者其心好之語時不但如自其口出言語不盡好

之以能安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注職一作尚疏

王懷祖曰惡字若讀為好惡之惡則與冒疾音相復惡音讀為惡說文惡相毀也廣韻作惡為路切言相毀也說文作惡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毀之也且惡惡古字通以猶而也三缺缺人之有技而說毀之傳延及太學之延皆以惡為憎惡失之喪二十六年左傳太子疾而復合左師畏而惡之昭二十七年傳師死而和師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毀毀之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東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為惡

說文無以木之机手却有机字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此文以木世固為机手之誤機異字

黎者鄭注大學云眾也釋詁文職者釋詁云主也大學引作尚高誘注淮南云尚主也論衡刺孟篇云尚書日黎民亦尚有利哉此今文尚書讀也偽傳以子孫黎民連讀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注冒一作媚達一作通疏者

鄭注大學云媚妒也說文媚夫妒婦也疾與候通說文云妒也或作嫉又云妒妒也鄭注大學云違猶戾也

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于君也俾使殆危皆釋詁文大學達作通通達說文義也違者曹大家注幽

通賦云恨也義亦相近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疏殆者鄭注大學

邦之机隍注机一作既曰由一人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疏机俗字說文作既引見隍

也周書日邦之既隍讀若虹蜺之蜺又云既石山戴土

也榮者韋昭注晉語云樂也懷者釋詁云安也慶者詩

傳云善也尚者高誘注淮南及廣雅釋詁皆云主也言

邦之不安爰自一人為之邦之樂安亦主一人之善俱

自責也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日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

慶知秦穆公之霸也班氏据此經文知秦穆公之霸是

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

同義也

傳云善也尚者高誘注淮南及廣雅釋詁皆云主也言

邦之不安爰自一人為之邦之樂安亦主一人之善俱

自責也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日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

慶知秦穆公之霸也班氏据此經文知秦穆公之霸是

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

同義也

秦誓第廿九終

書序第卅上

尚書今古文注疏卷卅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注 史遷說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

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

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又說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

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融鄭康成皆曰書序孔子所作

疏 史公說見三代世表又說見孔子世家以序為孔子

作者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

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

云孔子好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于是敘

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博士書說亦同是兩漢諸儒皆以

杜先生云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稱帝夏商周稱王其帝與及大禹皋陶謨益稷上紀唐虞之際首以曰若稽古者所以別之于三代也曰若稽古曰若稽古之例故皆謂之唐虞夏書曰聖人述而不作大經之所論定皆周魯列國所紀載而託諸微言以示後世云亦

孝皇帝時自其王壞孔子致書堂
以爲得百篇尚書于牆屋中
帝使之者取視莫能識者皆
秘於外不得見至孝皇帝時
爲古文尚書於東海張霸所
篇之序聖造百兩之篇獻之成
此必百篇以校之百不相應於
下而霸於史之白霸朝聖當至
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
故百兩之篇傳世間者傳見之
則謂尚書有百兩篇矣

聖漢張霸所造百兩篇王充謂其
業序而作則古序本有百兩篇
說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珠兩
字書注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
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
篇以百兩篇尚書十八篇篇中
候今序通足百篇相承其三
矣其二若一節大戊一疑指也
此書曰大傳

春秋公羊莊元年經引此作珠
字樣包所改國標異以此推知
尚書曰全經今之遊字也本
作珠也

夏書無年月云或頗有者商書有成湯既没太甲元年
周書有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二條是有年月也云然
多闕者謂其餘皆闕文不可錄也漢書歷律志引三統
或有年月與史記不同至竹書紀年及皇甫謐帝王世
紀所載甚詳不知何據故史記三代世表自共和以來
始有甲子也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者即今書起
堯典訖秦誓也云編次其事者今書序之次今古文或
不同馬鄭又異鄭于成王征序法云此伐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此未聞則書序非孔
子舊編之次也史記所載書序有大戊篇目今本脫之
而僞傳以女鳩女方爲二篇以就白篇之數非也當并
二篇爲一增大戊馬鄭說見書疏知孔子所作者疏以
爲依緯文而知之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
卷書序云作序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今僞
孔傳以此序散入經中
各冠諸篇非舊式也

虞夏書

昔在帝堯注鄭康成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
先之典然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注鄭康成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作堯典注鄭康成曰

舜之美事在于堯時疏鄭注俱見書疏云書以堯爲始

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史公意與鄭合也云使

若無先之典然者楚語申叔時曰教之訓典注云訓典

也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者嫌堯得舜即遜位不爲天

子故釋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又云堯崩三

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則堯在時舜未
卽真則堯爲天子如故也故云堯尊如故堯典文自曰
若稽古至陟方乃死今古文同今正義本以慎徽已下
爲舜典始自
僞孔傳也

別生別姓也分類分族類也若夫
公姓皆仲分族類王商士之類也
釋文又云眾家經文皆無此惟
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其故逸
故亦作古

虞舜側微

疏

敬玉篇作微引此文云微賤也微即說文
敬字公羊定八年傳云季氏之宰則微者

也是微

堯聞之

疏

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鄭康成曰

入麓伐木

疏

歷者釋詁云敷也作舜典
鄭注見書大題疏

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

疏

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案趙氏雖有此言

而孟子所載諸舜事不稱舜典未敢據增

疏

今以各書所引佚文有篇名者附于序後

帝釐下土方

注

馬融曰釐賜也理也設居方別生分類

作汨作九其九篇

注

馬融曰其法也鄭康成曰汨作九

共已逸橐飶

疏

帝釐下土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

文云釐賜者詩傳文詩既醉疏引釋詁釐子賜也今爾

疏

雅作資予又云理者理與釐聲相近云其法者詩傳文

薛季子言書古文訓十六引伏
生說九其以諸侯來朝各述其
土地所生至天孫人民好惡為之
賦政教略能記其言曰云云

鄭注見書疏云其汨作典寶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

疏

案逸者不立學官逸在秘府也亡者竟亡其文故漢人

所云逸十六篇亡于晉永嘉之時也書疏云鄭注書序

疏

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云云不數

橐飶以其亡也汨依偽傳訓治當作汨从日

疏

橐依偽傳訓勞當作橐从木飶即餗省文

經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疏

大傳虞夏傳引書

引作民以無敖辯者說文云治也詩采菽云平平左

疏

右亦是率從傳云平平辯治也敖者說文云出游也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

注

鄭康成曰大禹謨已逸

云一十三篇已逸也下同不更出益稷疏云馬鄭所據

疏

文案偽傳割分皐陶謨來禹已下為益稷因

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為益也見皐陶謨疏

疏

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為益也見皐陶謨疏

書流冊上

三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注鄭康成曰任土謂定

其肥磽之所生疏釋文云貢字或作贛鄭注見書疏云

厥田上上等為地形高下下即肥高即磽也肥磽者孟

子告子篇云則地有肥磽趙注云磽薄也鄭注周禮載

師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

貢賦段氏玉裁云疑當有作禹貢三字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注史遷說

夏后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帝五人須于

洛注洛作五子之歌馬融曰須止也鄭康成曰避亂于洛

汭五子之歌已逸邦一作國注楚語士魯曰堯有丹朱

昆弟五人須于洛注傳曰夏有觀扈案春秋左氏昭元

年傳云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周書嘗麥解云

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

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案殷字當作夏

楚辭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

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注云言太康不遵禹啟之

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居間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

云于武觀曰云云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

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

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丘縣潛夫論

五德志篇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

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段氏玉裁云墨子

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即五也左傳斟灌夏本紀作

斟氏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即觀

也五子之歌即五觀也之歌蓋謂往觀也觀地即洛汭

韋注最明然則觀地不在西河漢東郡畔觀縣非洛汭

夏多小正下亥其用入學傳曰其也者于賦辨也禮記曰自正設引作萬舞入學

平定張穆以征為正之說字云義方和世手天官分布其官屬于四方以實測

治麻敬樓民時廢時亂日蓋置周增武其暑易序及日辰自生紀歲刑家次之流其本屬王官隸在京師然于酒德黜之可矣何里以師歸之宜義方和世以求未聞命為侯伯言有國土令往征之將極之所反復推之兩征字在本作正則注世之者往瑞東南交柳台幽都之地更事推策其星土物候以正當時治麻之失為授時出政本也亂正之書或即夏時之倫與倫不羽白為皆言詩之詞改正為征便其狂誕之言而不思其事為理所必無也序及史記諸征字皆徵人從倫為改之云云孟子論治政事征之則匪徵在黃八字斷非倫征之文鄭誤記百

史記六國表序言禹興我湯起於亳周以豐鎬未用雅州漢自蜀漢皆杜西方是湯都西亳為王居鄭注封商州之地故曰從先王居鄭注封商州

觀地也觀之為歌猶甫之為呂費之為盼作偽者泥于歌字造為五章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案段氏說誠有識之言蓋啟子五人兄弟五人更立必是兄終弟及安得同時作歌據竹書紀年云王季子則五觀者其第五子也馬注見釋文云須止釋詁文鄭注見書疏

經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

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疏**墨子非樂篇引

武觀曰云云惠氏棟云乃當作子是也淫溢溢與佚通言淫蕩也野于當作于野于往也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聲也莧當作筦形相近字之譌即管磬也湛與媵通渝與輸通言啟子淫泆安樂往野飲食樂聲鎗鎗銘力于磬管媵樂昏濁于酒委輸其食于野萬舞之盛顯聞于天天弗用之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注**鄭康成曰允

臣名允征已逸**疏**義氏和氏世為日官春秋左氏桓十服虔注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夏本紀云帝中康時義和酒淫是義和歷世為日官至中康時酒淫廢職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允臣名者顧命云允之舞衣鄭注云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偽傳以為國名非也

經篚厥元黃昭我周王**疏**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允征釗我周王即允征也昭者釋詁云詔導勸也釗者釋詁云勉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鄭注禮記云忠信為周非殷周之周也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注**鄭康成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

湯以前八世不可攷可攷者一為契
所造之書而此書皆已脫契之所書
故湯以前八世不可攷也

帝告益述上帝旨顧之意
告我臣下政史記作誥孔子
以此三書以爲書湯受命之本

穆厲曰商頌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言湯既有天下始以商爲國
習其爲四方之極也商受命而後
桀以前未正域四方至伊尹告
太甲曰惟尹躬先見于商也夏謂
夏在商西此有天下後分建三處
之詞蓋從都偃師之官京高而
建東高子商上而西高子商州
各設尹以治之也自京高宅相輔

爲報戰千里故古史記爲大與
京向謂若歷以偃師百十里
之地分爲三處或分商上四十里
南北二層而後廢初年從先王居
于商地則自國商豐鎬漢奔豐
濟南陽會其百陽皆中衰之
世也開國皆所有乎國若
伊尹放桀于桐三社于廢城上南上
連東去偃師八百里伊尹既聽
政于偃師其能常訓大甲于桐因力
主湯都高上之商不知三代建都皆在
河維中史高者陽城湯都偃師武王
營維也三都相去皆不過百餘里
故史記稱武王曰吾將而有夏之居
南望過于三塗北望嶽都顧瞻有
河雋陰陽而商頌亦曰皇矣
維河惟偃師偃瀕蓋澤足以當之
夏商河皆自大伾北出其州皆有
古河徑歸德南上開者或主傳
釋皇矣爲大均謂可均四方之道
皇若不居中土河維安能均四方
故史記云殷湯無所社且居偃師
所社則知湯所社且居偃師自必
慎簡保傳皇矣皇矣後世地河五
夕親到于南上居其後也地河五
遷殷庚復遷亳不居以從成湯

湯所都 **疏** 契至湯凡十四世周語單穆公曰元王勤商
四世殷本紀云契生昭明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
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
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
子天乙立是爲成湯亳者薄假借字大傳云夏人歌曰
盍歸于薄薄亦大矣俱作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
史記秦本紀寧公三年與亳王戰亳王奔戎正義引括
地志云其國在三原始平之 **作帝告注** 史遷告作誥一
界案在今陝西非湯薄都也 **作帝告注** 史遷告作誥一
作倍釐沃 **注** 史遷無此二字鄭康成曰帝告釐沃亡 **疏**
告與譽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覽曰帝譽冢在東
郡濮陽頓上城南毫陰野中地理志東郡濮陽故帝上
顓頊墟案在今河南濬縣西北湯遷偃師云從先王居
者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
十四里本帝譽之墟商湯之都也又云盤庚所從都之
案偃師今河南縣與濬縣相近史公告作誥者鄭注緇

衣云告古文誥一作倍者索隱云古今人表亦作倍史
公無釐沃者疑帝告釐沃本一篇釐來聲相近言帝譽
來沃土耳僞傳既云告來居
治沃土又云二篇未可據也

經 施章乃服明上下 **疏** 困學紀聞二云尚書大傳帝告
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案王氏應麟說非也伏
生以秦時藏百篇于山中親見其文故記其剩語若孔
壁逸書無
帝告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注** 鄭康成曰湯

征亡 **疏** 考孟子滕文公篇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
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無以祀湯又使人問之
日何爲不祀日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
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
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

之舊故其書有通于將復我
高祖之德正以自京亭依山負河
湯所經管勝于商止刑相庫
行之地若湯都商止何尋有
適于山多子亦功之語邪

謂也趙注云葛夏諸侯羸姓之國又注葛伯仇餉云尙
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孟子又
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日奚為後我又云書日後我后
而來其無罰注云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
而服天下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
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案此疑亦湯
征文但趙氏止云逸篇故存其文于疏段氏玉裁云書
日葛伯仇餉後我后後來其無罰此湯征文作偽者誤
系之仲虺之誥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
古文于亡與逸不
能如鄭之區分也

經湯日子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日明哉言
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
日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疏**史記殷本紀
云湯征諸侯

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日子有言云云作湯征王氏鳴
盛日此乃殘章零句不能成篇馬遷受諸安國而載之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注大傳亳作薄**疏**
釋詁云適往也伊尹適夏者趙注孟子云伊尹為湯見
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案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
之制蓋伊尹為湯貢士而適夏也鄭注大傳云是時伊
尹仕桀醜者說文云可惡也春秋左氏昭廿八年傳云
惡直醜正是
醜亦惡也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注**史遷無乃字

汝俱作女方作房**疏**史公無乃字江氏聲以乃為衍文
會日遇方房古通字詩大田云既方既阜箋云方房也
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伊尹既入亳之北門遇汝鳩
汝方則知是湯
之二臣名矣
作汝鳩汝方**注**鄭康成日女鳩女方亡

疏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
和而歌日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間居深聽

樂聲更日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
兮見路史疏侏紀夏后紀新序刺奢篇云桀作瑤臺罷
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
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
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壯驕兮六轡
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
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
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
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為相此
亦用大傳文也大傳今多缺佚韓詩外傳二亦于此有
脫文故載新序于疏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
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書疏云鄭
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
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元為商書案汝鳩汝方偽傳
云二篇亡似非也伊尹同時遇汝
鳩汝方安得作書二篇蓋一篇耳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史遷此序在湯誓

典寶後鄭康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其時然
而早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早致災明法
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
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疑至臣扈注馬融曰疑至
臣扈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鄭康成

曰疑至臣扈亡疏遷漢書郊祀志作卷云湯伐桀欲遷

以周棄代為稷祠注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
早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為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
夏社案說文遷徙也與或作舉鄭注見周禮大宗伯
疏又書疏引明法以薦作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云犧
牲既成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湯當伐桀之
時旱致災者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

書疏

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據言五年不
收鄭氏云七年者大傳云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
日當以人為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于桑林
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漢書鼂錯傳云湯有七年之
旱然則五年者據不收而言七年中有禱而得雨之年
也云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
者于是故止者春秋左氏昭廿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
日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日
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
法日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
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考國語則厲山氏之子日
農者即有烈山氏之子日柱也書疏云孝經說社為土
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偽傳云革命創制改
正易服變置社稷以稷代而後世莫及句龍者故不可
而止王氏鳴盛駁之云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
天陽也蓋王者革命必別建大社而亡國之社則掩其
上棧其下使無所通周于殷之亳社然也其所建社必

湯自太華之陽升陲度河戰
鳴條薄雲邑抵三股皆自西而
東東寧字記以雷首山為即陲
山也
且至千餘條至走依三股正
湯師自鳴條東進至寧

別立壇墀易其所樹之木而不易其神故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此序所云遷社則非此之謂故鄭引孟子
以為大旱而欲變置稷則有代而遷社則無代故不可
遷然則此事固與革命無涉偽孔必欲立異然則殷之
亳社其即仍夏之亳社乎必不然矣史公無疑至臣扈
未知是一篇名或二篇即疑至臣扈二人名
未必二篇也馬注見書疏云疑至臣扈二人名
者君奭篇言大戊時有臣扈不審即是其人否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注鄭康

成日鳴條南夷地名疏亦未詳其地所在也史記殷本

紀云桀敗于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正義日括地志云

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坡口即古鳴條陌

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書疏云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
鳴條亭是也後漢書隱逸傳云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
城于亳注或言陳留平邱今有鳴條亭也案括地志以
鳴條為在安邑本皇甫謐之言亦見書疏殊不可信鄭

注見書疏及夏本紀集解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

國號湯伐桀之與事

夏本紀集解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

定陶南巢在今安徽巢縣則桀所奔地皆

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下又再徙方至南

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

舜卒于鳴條亦鳴

條為南夷之證也

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案湯誓合文古文俱有非亡

篇而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

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

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周語湯誓曰余一人有辜

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注云湯誓尚書伐桀之

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墨子兼愛篇引湯說

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

君書治原載子緯子倫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有罪朕身受之

吉昭

舜卒于鳴條亦鳴條為南夷之證也以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篇而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周語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注云湯誓尚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墨子兼愛篇引湯說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

即當朕身履未得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蔽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以萬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諸書所引合證其文知此是桑林禱雨之辭非伐桀誓師之文也方與夫聲相近當為萬夫蓋為民請命之詞趙岐謂是今湯誓散亡者非也或此篇即夏社佚文所謂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告天以遷社也周語既引作湯誓姑附為疏于此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艘注史遷般作夏鄭康成

日伊訓日載孚在亳又日征是三艘疏敗績者春秋左

云大崩日敗績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艘亭定陶今山東縣屬曹州府鄭注見堯典疏引伊訓者孔壁古文有伊訓今則亡之鄭氏猶及俘厥寶玉疏俘者釋詁見也征即伐也孚與俘通

書流廿七

君事高治原載子紳子當身受
身有罪無及萬方三有罪朕身受
之

注見書疏及夏本紀集解云鳴條南夷地名者呂氏春
秋簡選篇云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奔走
淮南主術訓云湯因桀鳴條擒之焦門修務訓云湯整
兵鳴條困夏南巢以其過放之歷山觀下文伐三艘三
艘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在今安徽巢縣則桀所奔地皆
在東南故鄭以鳴條為南夷周書殷祝解云湯將放桀
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下又再徙方至南
巢又舜征三苗而崩葬于蒼梧之野是南夷地孟子言
舜卒于鳴條亦鳴條為南夷之證也
作湯誓疏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
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案湯誓今古文俱有非亡
篇而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
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
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周語湯誓曰余一人有辜
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注云湯誓尚書伐桀之
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墨子兼愛篇引湯說
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

吉昭

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
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以萬方
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
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
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
民之命案諸書所引合證其文知此是桑林禱雨之辭
非伐桀誓師之文也方與夫聲相近當為萬夫蓋為民
請命之詞趙岐謂是今湯誓散亡者非也或此篇即是
夏社佚文所謂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
故告天以遷社也周語既引作湯誓姑附為疏于此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艘注史遷般作爰鄭康成

日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艘
疏敗績者春秋左
云大崩曰敗績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艘亭定陶今山
東縣屬曹州府鄭注見堯典疏引伊訓者孔壁古文有
伊訓今則亡之鄭氏猶及
俘厥寶玉疏俘者釋詁
見也征即伐也孚與俘通
誼伯

仲伯作典寶注 史遷誼作義仲 一作中鄭康成云典寶

已逸疏 史公誼作義者古今人表亦作義伯中伯是仲

書序云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

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疏說百篇

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棊

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疏所舉次第不同者尚未備

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

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後尚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

居後抑或在 前姑從孔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注 史遷大垆作泰卷陶一無陶字

卷一作餉又作洞疏 史公大作泰垆作卷陶者俱聲相

隱日鄒誕生卷作餉又作洞又云其下陶字是衍

耳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 中虺

作誥注 史遷虺作鬻 一作蕪鄭康成日仲虺之誥亡疏

史公虺作鬻者鬻當為鬻省文見說文荀子堯問篇云

其在中蕪之言也又作蕪春秋左氏定元年傳云仲虺

居薛以為湯左相孟子盡心篇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

知之注云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也是仲虺即

萊朱也

經亂者取之亡者侮之疏 春秋左氏襄三十年鄭子皮

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同又宣十二年 我聞于夏人

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疏 墨子非命篇

告日中篇云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日我聞有夏人矯

形相 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自為謀而莫若已

者亡疏荀子堯問篇吳起引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歸

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注史遷黜作紕鄭康成

云湯誥已逸疏黜者說文云貶下也史公作紕通

經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

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

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

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

弗予弗賜予土地也狀自辛狀此湯以甘東帝征蚩尤暨已之

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注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

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

注之一作政在國女母我怨疏殷本紀云湯既紕夏命

令諸侯此篇似是全文即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者馬鄭

諸儒不據以編入廿九篇中以為逸文漢人家法如此

案殷本紀載此文至於東郊有功于民皆作於久勞于

外下文有功于民又作于蓋傳寫誤作於也尚書皆作

于立一作土之一作注鄭康成曰伊陟臣扈曰下闕咸有

伊尹作咸有一德注堯典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

一德已逸疏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案殷本紀亦

此皆申說湯誥為白茅陶之咸有功于民已與湯亦罷勉共濟也

經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疏緇衣引尹吉日注云吉當

告伊尹之誥也書以為咸有壹德今亡咸尹躬天見于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疏緇衣引尹吉日注云尹

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

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

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

邑或為子案鄭注緇衣云今亡錢氏大昕云或今逸之

譌段氏玉裁云是篇本逸而亡今亡者逸篇十六至康

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全

見十六篇也

咎單作明居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明居人之

法也鄭康成曰咎單亡疏馬注見史記集解云咎單湯

司空者王制鄭氏以為殷制

其文云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則居民

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居名篇是明居民之法王制又云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

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此居民之法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注史遷說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

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

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

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太甲元年伊尹作伊

訓者臣子告君之詞也正訓道也說文訓說教也廣音訓順也訓言以川有因勢利道守之義故曰順

祖后者言湯之法度也伊訓逸肆命逸祖后亡疏史公
子太丁云云史記正義云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
鄭注見史記集解以肆為陳者周禮注同云言湯之法
度者祖往也后君也已
往之君即湯之法度也

經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疏孟子萬章篇引伊訓
曰注云伊訓尚書逸

篇名牧官桀官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
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官桀起自取之也
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從諫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
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明為下則遜疏荀子臣道篇引書曰注云書伊訓也
案揚倅時伊訓已亡此注或據舊說

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

明疏漢書律歷志引伊訓篇曰說云商十二月乙丑朔
冬至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呂冬至越蕪記

偽傳以桐為湯葬地而王世
紀亦同此說故自晉白湯家杜
海陰亳縣北東郭本州三里家
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於地
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馬之
史即長卿樂行水也因行湯家
劉向云湯葬亳縣北伊尹家
漢書注臣瓚曰湯居亳今
濟陰縣曰亳也今亳有湯家
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太平御
宇記引伏滔北征記望亳家
周成湯伊尹伊尹之子家也
為丘墟是古入皆道湯家為杜

先王于方明曰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注如淳曰
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
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曰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
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案誕者釋詁云大也資為咨
假借字資有牧即堯典咨十有二牧也太平御覽四百
八十引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
赤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
北方璜東方圭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載
孚在亳征自三腹疏堯典疏云鄭注
典寶引伊訓云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注史遷說帝太甲既立三

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鄭

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疏桐宮者史記正義引

晉太康地記云尸鄉
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按尸鄉在洛州偃師
縣西南五里也案偃師今河南南屬河南府鄭注見史

湯陰矣... 伊尹之訓也... 庸謂思更政即悔過自怨自艾之意

記集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注史遷說

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

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

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

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鄭康成曰太甲三篇亡疏釋詁云思

念也庸常也謂思五常之德

經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疏表記篇引太甲

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母越厥命以自覆也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疏緇衣篇引太甲曰注越之言

無自顛覆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
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
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顧諟天之明
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顧諟天之明
命疏大學篇引太甲曰注云顧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疏孟子公孫丑篇引太甲曰注云殷王太甲言
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若高宗雖雉宋景守心
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
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緇衣篇引太甲猶可違作
可違也不可活
作不可以道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疏史記集解云皇覽曰伊尹冢在

義引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

又云宋州楚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咎單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注鄭康成曰沃丁亡

訓當讀為順亦正順陳也

書疏什七

左

伊陟相大戊注馬融曰大戊太甲子亳有祥桑穀共生

于朝注史遷說帝大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

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

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

去鄭康成曰兩手搯之日拱疏馬注見釋文云大戊太

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大戊為小甲弟大庚子

世表則以大戊為沃丁之弟是亦大甲子也馬氏據世

表史公說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者呂氏春秋

制樂篇云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

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

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

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

而穀亡韓詩外傳三云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

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

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

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

妖而為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

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大

傳云湯之後武丁之時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

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

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

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

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說苑君道篇云殷大戊時

伊陟相大戊注馬融曰大戊太甲子亳有祥桑穀共生

于朝注史遷說帝大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

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

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

去鄭康成曰兩手搯之日拱疏馬注見釋文云大戊太

殷本紀與三代世表不同本紀大戊為小甲弟大庚子

世表則以大戊為沃丁之弟是亦大甲子也馬氏據世

表史公說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者呂氏春秋

制樂篇云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

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

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

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

而穀亡韓詩外傳三云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

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

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

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

妖而為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

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大

傳云湯之後武丁之時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

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

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

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

者誤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云兩手搯之曰拱者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滿兩手曰拱

伊陟贊于巫咸注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鄭

康成曰巫咸巫官疏贊者漢郊祀志注孟康曰說也案

使禳除之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俱以為巫官者楚

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

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

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

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是古之巫

必有智聖聰明者為之馬氏以經稱巫為在女之名故

特云男巫也周禮春官有司巫掌作咸又四篇注史遷

羣巫之政令其屬有男巫女巫作咸又四篇注史遷

又作治說為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作大戊馬融曰

又治也鄭康成曰咸又四篇亡疏也史公又作治與說

又與駿同說文云治

文同云作大戊今書序作咸又四篇下無此三字江氏

聲云據史記則此當有大戊篇目也書序下云大戊贊

于伊陟承此序之下大戊下當有二畫作重

交俗儒疏忽誤作單文遂闕大戊篇目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注史遷說帝大戊贊伊陟

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

禹湯之道我所修也鄭康成曰伊陟亡原命已逸疏史

說為贊伊陟于廟者君冊命其臣必于廟中云伊陟讓

作原命則伊陟非篇名也江氏聲云釋言云原再也命

伊陟而伊陟讓乃作原命以是知原命為再命也又云

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而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

耳段氏王裁云史記伊陟讓作原命脫作伊陟三字不

莊先生云伊陟三字衍

書流什七

七

其先書中丁書闕不具當查是書序中語甚多百篇中皆有錄無書否則漢時止逸者不應獨中一篇也從史記增

禹河自大徑折而東北初行相州安陽內黃之間即河內中府之相也相有黃河字方數十里環之以隄即禹河所經河水水鍾為澤也故祖乙遷相之北而遷則禹河初經相州內黃之明證也自此而

以為說也

仲丁遷于蹕作仲丁注史遷蹕作傲說為仲丁書闕不

具鄭康成曰仲丁亡疏仲丁據殷本紀為大戊子史公

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濟濟水注云濟水

又東經敖山北詩所謂搏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

殷帝仲丁之所遷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

河直甲居相作河直甲注鄭康成曰河直甲亡疏河直

本紀云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直甲立是

正義引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三十里即河直甲所築都之所名殷城也

祖乙圮于耿注史遷圮作遷耿作邢馬融曰圮毀也鄭

通要邢州古祖乙遷于邢即此地

康成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于是修德以

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鄭

康成云祖乙亡疏祖乙殷本紀云河直甲崩子帝祖乙

釋言云毀也耿者地理志云宏農郡皮氏耿鄉史記正

義引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一里耿城故耿國

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

鄉案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一里段氏玉裁云說文邢鄭

地有邢亭也祖乙所遷當是此地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鄭康成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

自徙此而改號曰殷亳治一作始亳一作宅疏五遷見

治作始亳作宅者書疏云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

北則為鄭東故大河所謂沮水南殷虛者杜預謂界內黃不過百餘里則曰正殷庚後王渡河所遷之殷則禹河經臨濟東之明證也自此東北麻成安肥鄉而入濟曰正為北過濟水自後漳河即禹河故道漳水徑鉅鹿縣境而為大陸澤殷祖乙所遷之邢杜馬即今順德府之邢古晉正禹河行鉅鹿邢州東之明證也其後邢又圮于河殷庚始去邢而遷于河南言宅殷古今河患皆杜杜任以東下游土疏平衍之地若孟津以上水深岸峭土堅自夏至今數千年從無潰決况河津之取伯延龍門兩崖壁立安有北東城邑之事馬注非也

莊先生曰殷庚為陽甲之臣即謀
殷是遷殷陽甲之志也故經曰遷
厥志又曰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先
謂陽甲臣子也殷庚歸善于君
親則陽甲以禍虐明矣或又謂殷
庚繼祖之者特以篇次祖乙三
百史公謂此後追述之詞真古
文說也

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
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
西有殷史記項羽本紀集解云駟案應劭曰洹水在湯
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贊曰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
日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
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案書疏與古文同今本注疏
誤衍作不同自奄遷於殷今本紀年作自奄遷
於蒙北曰殷鄭注見史記集解說見盤庚疏
民咨胥

怨注鄭康成曰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作盤庚

三篇疏鄭注見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注史遷說武

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
於是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

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
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馬融

日高宗始命為傅氏鄭康成曰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

命說為氏得一作專說一作兌

疏說文夙營求也商書

工營求得之傅巖巖穴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衛宏詔定

古文官書專得二字同體云說文專取也尚書高宗夢

得說於傅險中者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巖也墨子尚

賢下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
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史記正義
引地理志云傅巖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
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又有
傅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傅說隱室
前俗名聖人窟案所引地理志當為括地志字誤也云

胥靡者漢書注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馬鄭注俱見書疏說與史記同也說釋文云本又作悅作說命三篇注鄭康成日說命三篇亡疏注楚

詞云說命是佚篇也

經高宗梁闇三年不言疏禮大傳說命引書日注云闇

居凶廬三

年不言日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日

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

足用傷必交修余無余棄也疏楚語日公日昔武丁能

於河自河祖堯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日王

言以出命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日

以余正四方云云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

得傳說以來升為三公而使朝夕規諫日云云注云類

善也茲此也又云使靡礪已也又云喻遭津水又云天

早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為霖啟開也以賢者之心比

霖雨也又云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發攻已急也瘳愈

也又云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孟子滕文公

篇引書日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云書逸篇也說文

宿讀若周書若藥不眴眩厥疾不瘳注云書逸篇也說文

此文與楚語畧同若津水作若濟巨川舟作舟楫天

早作時早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作爾交修余無棄念

終始典于學疏文王世子篇引兌命日注云兌當為說

學記篇引同注云兌當為說字之誤也高宗之臣傳說之所作

莊先生曰百篇之序商書十四篇自帝
告至子微子惟成湯稱諡武丁稱諡稱
宗大戊皆不以宗名扁高宗形曰者
百世宗廟之祀之法也祭成湯者皆
祭也成湯之明日釋幣于故曰形
日時四親廟猶未祭也有飛雉升

泉曰而惟是宗廟之器泉自所以當
泉泉非官器不行推和鼎火之屬也
火為祀惟雉為靈雉見祭成湯
之明日以恐懼之前四親廟之祀有失
也武丁以心以上四世皆兄弟相及或
傷四親廟祀或廢而不修至武丁
而五世之廟無恆祀祀已訓諸王以
正其典祀武丁乃修建寢廟所謂
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興也史
記云帝武丁崩子帝祖庚五祖已
嘉吉丁之以神雉為德本其廟為
高宗遂作高宗形曰及訓蓋百
篇多出于後錄書者加之或聖
人所定不獨高宗形曰為然故
成王征以謚名於廟酒誥成王若曰
亦稱諡也

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疏

緇衣篇引兌命曰注云兌當為說謂

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蓋猶
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
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爵無及惡
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尙害人也

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疏緇衣篇引兌命曰注云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
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母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

正言放倣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
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
純或作煩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注史遷祭成湯下有

明日雉作响鄭康成曰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

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飛

一作蜚升一作登疏史公云明日者以經文云高宗彤

行志引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雉疑今

文作蜚作登也鄭注見書疏云鼎三公象者易鼎象曰

鼎象也李鼎祚引九家易曰卦是鼎鑊烹飪之象亦象

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鼎能熟物養

人故云象也又九四鼎折足九家易曰鼎者三是一體

猶三公承天子是也云又用耳行者九三鼎耳革虞翻

日鼎以耳行是也又六五鼎黃耳金鉉虞翻曰鉉謂三
貫鼎兩耳鄭注士昏禮云肩所以扛鼎今文肩作鉉然
則肩鉉同物所以貫鼎耳舉行者是鼎用耳
行也云視不明故有羽蟲之疴與劉歆合
祖已訓諸
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注鄭康成曰高宗之訓亡
經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疏坊記引高宗云注云高
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

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疏云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注史遷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醢九侯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美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又說西伯決虞芮之獄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大傳說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虎口出而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馬融曰咎周者為周所咎鄭康成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又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

疏史公說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

公云云見殷本紀紂囚西伯美里以其為九侯鄂侯死竊歎非因三伐皆勝此古文說也又說西伯決虞芮之訟云云見周本紀以敗耆國為受命四年事非出則克黎亦古文說也戰國趙策魯仲連云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膈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賈誼新書君道篇云紂作梏數千腕諸侯之不詔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

七年而後得免此皆古文說亦見春秋左氏襄卅年傳
夫云喟然而歎拘之羑里與殷本紀同云七年而後得
免則非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出而伐者也大傳
說伐于伐密須伐畎夷在囚羑里及伐者之前與周本
紀伐犬戎密須在敗者之前伐邶在後不合此今文說
異于古文者馬注見釋文云咎周者為周所咎謂紂為
周所惡也鄭注俱見詩文王疏云咎惡者韓非子難二
云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三事舉而紂惡之即此序
咎周之謂故云咎惡也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
傳畧說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
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
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
為間田見文選西征賦注云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周
者據韓非子則三伐謂侵孟克莒舉豐也韓子所言伐
孟則與邶聲相近云伐密須考詩皇矣說文王伐密之
事云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孟子梁惠王篇引作以遏徂
莒則伐密須即克莒也惟舉豐則在伐黎之後又案周
本紀惟伐犬戎密須在敗者之前伐邶伐崇作豐皆在

伐者之後鄭云三伐皆勝蓋用大傳及韓非說也子傳
參差今古文各異不能畫一也云拘于羑里者地理志
云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史記正義曰隔一
作羑音西羑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
案羑里在今河南蕩陰縣北七里云乘勝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義同云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者亦
見大傳云文王釋而伐黎 祖伊恐奔告于受 注馬融曰
明年伐崇皆大傳文也 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鄭康成曰紂

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
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

疏 馬注見釋文云 受讀曰紂者聲

相近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者未詳所據鄭注
見書疏云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者周書
克殷解云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
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即

俞曰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義似未足疑語下更有誥字當于微子作誥誥父師少師因古重文此作三書誤錄故耳

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為妾既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是紂號曰受德也鄭云帝乙愛而欲立焉者或因終立之遂謂帝乙愛之也云時人傳聲轉作紂者受紂聲相近稱受德者或單言受殷本紀云天下謂之紂也云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者世子生既命名必書其生年月日與名而藏之則受德之號史必知之孔子作序時猶作春秋本魯之舊史不改其文也案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為一篇則受字始見于泰誓偽孔散序冠之篇首則受字始見于此序故疏所引鄭注云云在此此是大誓之注今姑仍之

殷既錯天命注馬融曰錯廢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注

鄭康成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

啟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疏馬注見釋文云錯廢者論語為政篇云舉直錯諸枉

包咸云廢置邪枉是錯為廢也鄭注見詩大明疏說本呂氏春秋見上奔告于受疏此注亦應在微子篇中復存于此

書序第卅上終

書序卅下

自武王受命而後
其書之於世也
其書之於世也
其書之於世也

書序第卅下

尚書今古文注疏卷卅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史遷說九年東觀兵至于孟

津乃還師歸居二年乃遵文王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

月戊午師畢渡孟津武王乃作大誓鄭康成曰十有一

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疏

史公說九年東觀兵居二年伐紂十一年渡孟津作大

誓與今文十三年伐紂不合蓋問故孔安國者與書序

亦無不合此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

兵還師也呂氏春秋首時篇云武王不忘玉門之辱立
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十一年云十二年者以一月戊
午為明年正月數之也是書序史記呂氏春秋說皆不
異蓋古文說也鄭注見詩文王疏云十有一年本文王
受命而數之者江氏聲云受命謂受天命康誥云天乃
大命文王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受天命是
也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云五年者文王
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然則武王自即位至伐紂時才
匝五年爾則此言十一年自是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也
云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者易緯乾鑿度云今入天元
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
午部二十九歲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命汝
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也午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
將王火為之將相戊土也又常為火子又火使其子為
己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此說文王受命在戊午部
之意也案二十九歲受命至四十歲則十二年矣序云
十一年而鄭云入戊午部四十歲者蓋據中候我應文
王受命在季秋三月踰年為元年故十一年當戊午部

四十歲也鄭必知然者以武王伐紂在十三年周語泠
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火午次也當周初之
時歲星在午則太歲在未然則十三年太歲在未也却
而推之此十一年太歲在巳矣詩文王疏引三統歷云
七十六歲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
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甲子之日為初部名
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月初日次癸卯即以癸
卯為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為部三也辛酉部四也
庚子部五也己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
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酉部十二也
壬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己酉部
十六也戊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
乙酉部二十也一紀之數終而復始後紀還然準此
以推則戊午部之前凡六部為歲四百五十六以六十
歲除之凡七終而餘三十六初歲甲寅則三十六歲己
丑然則戊午部之初年庚寅歲也其二十九歲在戊
午文王受命以三十年己未歲為一年則十三年武王
伐殷歲在辛未當戊午部之四十歲也依鄭氏說此十

舊曰孟作盟孟字衛包所改詳撰異

一年為戊午部之四十歲則己巳歲案三統歷云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計之一部七十六歲為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六十除之凡匝四百六十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六以六十除之凡匝四百六十二甲子為二萬七千七百二十日更從甲子數至壬寅又得三十九日乃滿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適符一部七十歲之日數故後年月初日得癸卯為癸卯部推此法以推至其末乙酉部之終日正直癸亥故後紀之初日仍得甲子是紀首日必甲子信不爽矣惟言皆歲甲寅則未然試推之一紀之歲千五百二十以六甲除之凡二十五匝而餘二十歲更從甲寅數至癸酉乃終一紀則初紀之首歲甲寅次紀當皆甲戌又次紀首甲午又次紀乃首甲寅凡歷三紀乃復甲寅也惟是文王受命之戊午部若以甲戌紀甲子紀推之則十三年武王伐紂皆不與周語歲在鶉火之言相應則此序十有一年固是甲寅紀之戊午部四十歲也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大誓三篇注史

遷作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疏

史公說此為十一年十二月

月戊午者商之十二月即周之一月一月即系十一年書序本無脫誤不必信劉歆鄭氏之說而疑古文也漢書律歷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志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按志以伐殷觀兵為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為十三年事似書序一月上當有十三年三字也江氏聲云諸家以為十三年之一月者國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此謂十三年誅紂時也律歷志引三統云戊午度于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周書武城篇惟一月壬辰翦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是以此序與國語武城所言皆一時事則是十三年事矣韋昭注云星辰星也天龍謂周正月辛卯朔二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龍謂周正月辛卯朔二

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
度孟津拒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
與須女伏天龜之首也是說本諸劉歆亦以為十三年
事又云經文三篇上篇是十一年事下二篇則十三
年事序兼總兩時于十一月戊午既別異于四月明非
明矣不言十三年者以一月戊午既別異于四月明非
一年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殘缺安知中篇不具
年月而序因此略其年乎王氏鳴盛云詩大明疏歷引
國語律歷志而又云歲月辰星五位所在星宿度數
非用算無以推之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
皆用殷歷劉向五紀論載殷歷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其
推星在天龜則無術焉孔穎達唐人所言已如此今殷
歷久失據漢志考伐紂月日己具至其甲子雖就乾鑿
度推為辛未但史記年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皆不
詳伐紂月日可考而年
之甲子究當闕疑也

經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太子發拜

手稽首疏周禮太祝疏引太誓曰案上文稱太子發當
在白魚入舟未稱王之前以無所據未知連

屬之處故不附本篇疏有以**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

永年丕天之大律疏漢書郊祀志引泰誓曰注師古曰
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永長也

不奉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
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又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

以永年說之云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傳于亡窮**

疏漢書平當傳當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
傳于亡窮注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

不附**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
篇引泰誓

又見潛夫論書績篇及漢書武帝紀有司議
曰用其文既不云泰誓文字有異同不具辨
子克紂非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疏 緇衣篇引太誓曰注云太誓尚書篇名也克勝
也非予武非我武功者文者文王也無罪則言

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
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亡
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疏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引泰誓曰注云
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昭元年子羽

引太誓同注云逸書周語單襄公引太誓同注云今
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散亡乎鄭語史伯引太誓同
紂

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
疏 春秋左氏

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引太誓注云紂衆億兆兼有四夷
不能同德終敗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

今太誓無此語成二年傳君子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
周十人同者又管子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

亦有億萬之心武王
有臣三千而一心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疏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注云泰誓伐紂之
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

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
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文王若日若月

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疏 墨子兼愛下引泰
誓曰乍古與作通
紂夷處不

有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無

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疏 墨子非命篇上引泰誓
又非命篇中引泰誓之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有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
也曰我民有命非僂其務天亦棄縱而不葆天志篇中

引泰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有事上帝棄厥先神
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僂儻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

葆
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

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

之大帝疏墨子非命篇下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小人

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疏墨子尚同篇引泰誓之

政也即漢書見知我武維揚侵子之疆則取于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疏孟子滕文公篇引泰誓曰注云泰誓

王用事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

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桀為有

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自我民聽疏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曰

從也言天之視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疏詩烝民箋引書

也獨夫紂疏荀子議兵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疏孟子盡心篇云武王

兩虎賁三千人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

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則此三百人當是三千人之誤也

司馬法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云虎賁之

士說劍則虎賁即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官樂記言虎賁之士者周公制禮

用二人為虎賁之官爵為下大夫屬之司馬其次中士

十有二人當文武時則是守衛之士非必下大夫也樂

記所言是武王伐紂時事虎賁故是士也墨子明鬼篇

書疏下

六

雄先生曰方世三篇告諸侯及商庶百姓皆謂天命廢興與母野則中庶軍令而已故別為次與易世同例

據匡謬也所引則舊本作歸野獸字衛包所改詳撰異

作四百八
百人未詳
與受戰于牧野**注**鄭康成曰牧野紂南郊地

名受一作紂牧一作母**疏**牧說文作母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

母野即此文鄭注見詩大明疏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注**史遷說乃罷兵西歸

行狩記政事**疏**史公說見周本紀獸作狩者詩車攻云搏獸于敖後漢書安帝紀注引作薄狩

於敖又漢張遷碑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以狩為獸古字通用識作記者廣雅釋詁云記識也文選魏都賦

云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云尚書曰往伐歸獸樂記云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呂氏春秋慎大覽云然後濟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

服豐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疑皆武成逸文正此序所云歸獸也**作武成****注**鄭康成

曰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疏**鄭注見

武成逸書者孔壁所得古文本有武成以其不列學官藏

在祕府故謂之逸書云建武之際亡者建武是光武紀年武成至此又亡其殘文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

歷志古文尚書本五十一篇為四十六卷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

武成亡後記見存實數也

經惟一月壬辰芻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

于征伐紂**疏**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說云序曰一月

日癸亥至牧壆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注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死

魄魄月**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疏同上志又說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朔明日閏月庚申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

此三統麻推自正年閏二月蓋歌以一月為周正月二月三日壬辰則四月不得有平亥之卯之辰等故置閏以足之其書古法歸餘于終曆閏三月君子以為非私春秋經傳及春秋漢本紀恆在歲末斷無閏二月者也廣森家說于子外陳子以為一月者殷之正月二月者殷之三月時猶因商正時也

駟曰在析水之津則曰是諸侯師錫
之日月社房日在算斗之間也故今
文大抵言性丙午壬寅一師言師先
發武王後發至丙午日與師相及
矣丙寅之

莊先生云已古通已當作祀三字絕
句史記宋世家云封紂子武庚祿父
以續殷祀時殷殺紂去武庚和十
有一年事也夫傳曰其子既受周之
封不得無臣祀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
因其朝而問洪範聖訓三統術謂
即其伐紂之歲故東亞古史在分
器前今文傳大史心書皆以為在
克殷後二年說說不可信不自來
朝曰歸者喜之也箕子中國之
聖人也

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
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云云注師古曰
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案咸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
與爓通說文爓絕也讀若咸

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己卯
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疏也祀馘獻于廟而告祀也截

耳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疏武本紀云封紂子
武庚祿父以續殷

祀作洪範疏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後二年問箕子以天
道則洪範編篇宜在作分器後但左傳三引洪範說文

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且以洪
範先于微子或古本次第與今不同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注史遷作封諸侯

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鄭康成曰宗彝宗廟尊也作

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班一作般分器亡疏史公班

古借邦為封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
甸服封外侯服即周語之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

序云邦康叔疏云古字邦封同封諸侯者呂氏春秋慎
大覽云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轡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

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轡命封夏后之後於
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周本紀云武王追思先

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
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

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
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於蔡

其餘各以次受封案呂氏春秋云鑄即祝黎即薊聲相
近也彝者周禮司尊彝職掌六彝六尊之位謂鷄彝鳥

彝罕彝黃彝虎彝雌彝釋器云彝占罍器也說文云彝宗廟常器也史公云分殷之器物蓋克殷所得器物也鄭注見史記集解以宗彝為宗廟尊者鄭注周禮鬯人云占中尊尊者彝為上罍為下又注周禮序官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也班釋文云一作般

西旅獻葵注馬融作豪曰酋豪也鄭康成曰葵讀若豪

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

來獻見于周旅葵已逸疏旅者廣雅釋詁云客也晉語云禮賓旅遠國以客禮待之

故稱曰旅葵當為敖或為勢經文必不從犬說文云葵犬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喉夫葵若尚書有此字

許氏必不引後出之書馬鄭亦必不以為酋豪矣此偽孔所改字馬注見釋文云葵作豪者馬氏見孔壁書如此也云酋豪者漢書宣帝紀神爵二年羌盧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注文穎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如

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注文穎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如

說文勢健也力教聲
讀若言家葵疑勢
字之誤

中國言魁趙充國傳先零豪注孟康曰帥長也鄭注見書疏云西戎無君云云者呂氏春秋恃君覽云氏羌呼唐離水之西夔人野人徧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注云西方之戎無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疆太保作旅葵疏太保偽傳以為召公則分種為酋長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為太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偽者以此太保為召公疏矣

巢伯來朝注鄭康成曰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

國世一見者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疏巢伯者魯語

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也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案巢即今安徽巢縣鄭注見周禮象胥疏及王制疏書仲

虺之誥疏云巢伯殷之諸侯伯爵者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云世一見者周禮大行人職九州之外

書流卅下

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

芮伯作旅巢命注鄭康成曰芮伯周同姓

國在畿內**疏**旅巢命之旅亦與西旅同訓廣雅釋詁云

書疏引世本云芮姬姓地理志左馮翊臨

晉縣芮鄉故芮國在今陝西朝邑縣南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注有疾下馬融有不豫

疏有疾

云馬本作有疾不豫書序云周公作金縢者管子七臣

七主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書明堂解云既

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則經文有云王既喪之事在五年

之後既非周公所作又有秋大熟天動威之文今文以

為周公死後之事可見孔子序書時必非一篇故以為

周公作金縢也說詳金縢疏尚書大傳大誥在金縢之

前今文如是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鄭康成曰三監管叔蔡叔霍

叔三人為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

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

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

始也**疏**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是在周公攝政元

年也周本紀云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

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是三監之

叛即在武王崩後孔安國古文說也白虎通崩薨篇云

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

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是今文亦以武

王既喪即是武王崩也鄭氏則以金縢既喪為終喪故

此注亦言居攝二年之時蓋衛賈孔壁古文之說既之

義得為終亦為卒也此則與今古文不同者鄭以周公

避居亦與史記說異未可定其是非鄭注見詩東山疏

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云云者周書作維解云武

唐石經初刻殷下有命字与姬
說合詳撰異

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
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管蔡霍為三監之明文偽傳不
及霍叔
注鄭康成曰誅之者周公

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黜貶退

也疏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又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

大誥則古文不以周公為有避居之事也鄭注見詩東
山疏書疏云自迎周公而來者詩九戩云我覲之子袞

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袞衣袞龍也箋云王迎周
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是毛氏亦以周公為有避居

之事也云蔽已解者詩鴟鴞序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伐柯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

戩序同是謂蔽也啟金滕迎歸周公而
始解矣云黜貶退者說文云黜貶下也
作大誥注誥一

作堯疏釋文誥本亦作堯案汗簡集韻皆有堯字據
汗簡四聲韻其字下从丌說文所無未詳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注鄭康成曰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

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

承湯祀微子之命亡**疏**周本紀云初管叔畔周周公討

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宋微子

世家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

微子開代殷後奉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鄭

注見詩有客疏云微采地名微子紂同母庶兄者見微

子篇疏云武王投之于宋云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
車而投殷之後于宋注云投舉徙之辭時武王封紂子
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疏引
發墨守云六年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

唐叔得禾注史遷禾作嘉穀異畝同穎**注**史遷畝作母

國語曰歲杜大春唐叔以封武
王克商歲杜謂火季六年歲
杜大春為成王九年

鄭康成曰二苗同為一穗疏史公禾作嘉穀見周本紀

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詩生民云種之黃茂

傳云黃嘉穀也疏云穀之黃色者為黍稷耳則禾即今

之小米也畝作母者母與拇通易成其拇虞翻注云拇

是大指也王逸注招魂云拇手拇指也是手足指皆為

母異母如枝指也其上合穎經文作畝假借字偽傳以

畝為壟非也穎者詩傳云垂穎也少儀疏云禾之秀穗

亦謂之為穎案說文穎本禾末并粟言之亦為穗也鄭

注見史記集解以畝為苗亦知畝即母也以穎為穗者

說文采禾成穗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注史遷

秀也或作穗疏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古文以周公居東

東作兵所疏史記周本紀云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

為東征管蔡疏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古文以周公居東

故云兵所也注作歸禾注史遷歸作餽鄭康成曰歸禾亡

疏史公歸俱作餽見魯世家歸作餽者檀弓云餽祥肉

鄭注士虞禮作歸祥肉論語先進云詠而歸鄭注云

魯讀餽為歸今從古一切經音義七

饋古文餽同是歸饋俱與餽通也

周公既得命禾注鄭康成曰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

旅天子之命注史遷旅作魯一作嘉作嘉禾注鄭康成

曰嘉禾亡疏旅者釋詁云陳也鄭注見書疏史公旅作

為魯衛之魯是魯與旅通也旅一作嘉見魯世家集解

引徐廣曰上嘉字一作魯大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

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

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抑天下其和

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韓詩外傳五云成王之

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

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

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

於周公道路攸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

而來周公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

書疏下

三

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又見說苑辨物篇敬求作敬受此或經之佚文姑附于後

經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疏 漢書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書逸嘉禾篇曰說之云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案嘉禾不在逸十六篇之內是

亡書之殘語僅存者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不言霍叔者蓋赦之也康為號

謚初封于衛至于孫而并邶鄘也封一作邶鄭注見

衛譜疏及書疏云言伐管蔡為因其國者居前人之故國曰因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

本必篇正義我引作邶封字蓋無邶包所改

者云康為號謚者周書謚法解云安樂撫民曰康是也云初封于衛至于孫而并邶鄘者鄭詩譜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作康誥酒誥梓材疏段氏玉裁云楊國混而名之是也作康誥酒誥梓材疏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謂書序存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商書闕酒誥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曰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

將自後往也疏周本紀以作召誥洛誥在反政成王後

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恐王情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周公洛誥為反政成

書疏卅下

三

王召公陳戒為卽政後事也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相視者釋詁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注鄭康成曰居攝七年天

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疏鄭注見公羊宣十

太平者詩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致太平之疏六年傳疏云天下

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是也疏使來告卜

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鄭康成曰此皆士也周謂之民

民無知之稱疏頑有衆義阜陶謨云庶頑讒說史記釋

頑不當以頑器之義為訓周書作維解云獻民遷于九

畢孔鼂注云賢民士大夫也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

民亦不云頑民鄭注見詩王風譜疏云此皆士者以篇

名多士春秋左氏桓二年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

邑義士猶或非之卽此民也云民無知之稱疏周公以王

者鄭注周禮遂人云變民言毗毗無知貌疏史公作告見周本紀魯

命誥作多士注史遷誥作告疏世家無逸在多士前

周公作無逸注史遷逸作佚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注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

康成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相成王為左

右注馬融曰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召公不說注

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

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鄭康成曰周公

既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書疏俱以

師氏保氏為大夫者周禮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是也周公居三公之位非中下大夫之爵故鄭又云聖賢兼此官周公為聖召公為賢也馬注見釋文云分陝為二伯見公羊隱五年傳又注見史記燕世家集解云不宜復列臣位以為苟貪寵者不說周公之歸政而不去位之魯也鄭注見書疏意同馬氏中論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周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奭然後說知當作去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注

史遷踐作殘鄭康成曰奄國

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

疏

史公踐作殘見周本紀云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作召誥洛誥多士無佚下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則是以東伐淮夷在七年反政後蓋古文說也書疏云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注見史記集解及書疏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者漢書王莽傳云成王之與周公也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是奄在魯南淮北也詩破斧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者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又與周本紀不同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鄭用今文說也據此則編篇當在康誥之前且多方篇云昔朕來自奄今列于多士無佚之後故鄭云編篇于此未聞謂未聞孔子編次之意也云踐讀為翦翦滅者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注云當為翦翦殺也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注云

踐往則漢人亦說踐為往不必如大傳也呂氏春秋下文云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似伐奄直至于楚未詳其事

鄭康成曰成王征亡疏馬注見釋文云征正者說文云征正行也大傳書序有揜誥云

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案今文說踐為籍之謂殺其身云云書序云遷其君薄姑說與大傳異也揜同奄揜誥疑即成王征故附其說于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注史遷蒲作薄馬融曰

齊地名鄭康成曰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

之于齊地使報于大國疏史公蒲作薄者蒲薄聲之緩

作薄馬注見史記集解鄭注見詩破斧疏皆以蒲姑為齊地者春秋左氏昭九年傳云王使詹伯辭于晉曰蒲

姑商奄吾東土也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漢書地理志云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蒲姑之地蓋以蒲姑氏居之而得大名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亦謂蒲姑齊也云其君佞人者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者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反是也不可復故言不可使復國江氏聲云據大傳蒲姑為奄君名此序當言將遷其君蒲姑于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為齊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也

鄭康成曰將蒲姑亡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注史遷作成王自

奄歸在宗周作多方疏史公說見周本紀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注史遷黜作絀滅作襲還歸在

豐作周官注鄭康成曰周官亡疏堯典疏云孔以周官

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案周本紀作多士後即作

周官魯世家云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

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是在立政後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注史遷肅作息馬融曰息慎

北夷也鄭康成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慎一作脊

疏史公肅作息者釋文云馬本作息慎息肅聲相近周

書王會篇北有稷慎稷聲亦近肅也馬注見釋文鄭

注見五帝本紀集解云北夷者春秋左氏昭九年傳王

使詹伯辭于晉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魯語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八蠻肅慎氏來貢楛矢柝石晉灼注漢書云

東夷傳今挹婁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

顏師古注漢書帝紀引周王俾榮伯注史遷俾作賜馬

書序云肅春來賀字作春

融作辨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疏史公

賜者俾疑當作昇釋詁云昇賜也馬注見釋文云本作

辨鄭注士虞禮云古文班或為辨鄭司農注周禮匪頒

云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賜也則辨亦賜也王以肅慎

分賜榮伯也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

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段云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慎作
賄肅慎之即古書往三因字
賄而有所賄文儀亦賄用東紡注
云賄予人財之謂也

姑注史遷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

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

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大傳說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又說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

周公也鄭康成曰毫姑亡

疏史公說見魯世家秋未獲

金滕文也據史記當是毫姑之篇後人以其辭有云開金滕書故連屬于金滕耳傳之既久不敢改易故附注于此大傳三年之後至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至所以禮周公也見吳中本三年之後據路史高辛紀下有周公致政封魯是當作致政封魯三年之後也周公死已下至于幼人弗及知見梅福傳注師古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云云與史記云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殊異蓋古文說此序成王葬于畢後因天變而改葬以王禮今文以為將葬于成周因天變而葬于畢也云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云云者是今文古文俱有秋大熟未穫已下之辭蓋宋人因其見于金滕而刪尚書大傳顏師古唐人猶及見完本也云魯郊成王者與史記郊文王殊異或成當作文字之誤也案序稱成王葬于畢告周公蓋以天變告之而以王禮葬于畢也云作毫姑者毫姑二字未詳其義偽傳云斥及奄君已定毫姑言所遷之功成非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注鄭康成曰天子之

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

郊也半遠郊

疏鄭注見周禮載師疏及王制郊特牲疏

作君陳

曰君陳亡

經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

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維良顯哉

疏坊記引君陳曰注云君陳

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未見聖若

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疏緇衣篇引君陳曰注云克能也由用也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疏緇衣篇引君陳曰注云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

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注馬融

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疏

馬注見釋文

康王既尸天子注馬融康王上有成王崩疏釋文云馬

更有成王崩三字尸者釋詁云主也遂誥諸侯作康王

之誥注史遷作康誥疏見周本紀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注史遷畢作畢

公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

俞云畢下當依史記補公字分居里成周郊當作分居東郊成周東與里相似而誤郊字本杜成周之上傳寫倒誤有君陳篇序曰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東郊成周蓋當時

有此傳鄭注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見周官載師疏自王城而視成周尚近郊五里之內雜諸篇鄭注以開水東瀆水西為王城瀆水東為成周是成周在王城之東因謂之東郊成周矣

相應畢命亡疏史公畢作畢公者周本紀云康王命作

畢下脫公字鄭注見書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

事者漢書律歷志引三統有畢命豐刑之文蓋漢世則

有畢命篇鄭氏猶及見之故據以為言也云不同與此

序相應者江氏聲云當云不與此序相應疏引誤多同

字抑或不同承冊命言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序

不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篇是冊命霍侯此序言作冊

畢公是不相應也云非也者既不相應則逸篇

非此篇書文段氏玉裁云畢命亡當作畢命逸

經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豐刑疏書疏引

書字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

午故畢命豐刑曰云云注孟康曰逸書篇名惠氏棟曰

逸書二十四篇有冊命冊當為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

歷引畢命豐刑十六字鄭康成漢書序云今其逸篇有

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篇為說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疏大司徒者周禮序官云乃立地官司徒又云大司徒

卿一人則是地官卿也作君牙注牙一作雅鄭康成云君牙亡

經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疏衣緇

篇引君雅曰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注史遷說穆王閔文

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之政作冏命復寧冏一

作冏鄭康成曰冏命逸疏史公云文武之道缺云云者

其說也史記正義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考周禮夏官序官太僕下大夫二

人注云僕侍御于君之名太僕其長也說文冏引周書曰伯冏古文冏古文冏字古今人表作冏蓋今文冏古文也今漢書作冏尚書釋文作冏皆別字申誠集解引徐廣曰誠一作部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注鄭康成

曰蔡仲之命亡疏堯典疏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第

又云鄭於賈氏所奏別錄為次

經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疏春秋左氏定四年

商其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注云胡蔡仲名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注馬融開作闕

作費誓疏

開作闕者釋文云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闕蓋開字故與開形相近顏氏匡謬正俗云葉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關古闕字堯典疏云孔以葉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尚書大傳鮮誓亦在甫刑前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注 史遷說甫侯言於王作

修刑辟疏

命告也案鄭注周禮太卜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是命為告段氏玉裁云詩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則此序八字當作一句讀告王得為命王者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鄭釋呂命以為呂侯受王命者見呂刑經注洛誥云佅來茲殷乃命寧亦是受命于寧王也訓夏贖刑者申訓夏時贖刑之法漢書刑法志引經文而說之曰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書疏云周禮五刑皆五百此則墨劓皆干判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重刑少是改從輕也案刑法志所說疑今文史

公說為甫侯言於王是亦以命為言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注 馬融平王作王錫作賜作

文侯之命疏

平王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也若是平王史公劉向等必不以為晉文侯事是今文

古文俱無平字也偽孔因鄭注加此字秬鬯圭瓚者白虎通考黜篇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注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寸詩旱麓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黃流秬鬯也珪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

注

史遷穆作繆崤作

殺

於崤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

歸在三十三年史公穆作繆者史記蒙恬傳云秦繆公

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史記

漢書多作繆繆聲之緩急穆為還歸作秦誓疏春秋

假借字崤俗字當從左傳作殺還歸作秦誓疏左氏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晉襄公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

帥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于是悔過作

秦誓則秦誓作于三帥歸時也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

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乃自茅津濟渡河封殺中尸為

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曰云云則是三十六年敗晉

渡河始作此誓與左傳不合或孔氏古

文說也序云還歸作秦誓與左傳同

書序第卅下終



聖

擊之大
年史

14